



頤齋集
三

詩書

卷十三

~16
2402
3



和
2402
3-3



頤齋遺藁卷之五



詩

次古阜趙侯鎮憲新修倡義廟詩二律并小

蓋聞王丁之亂歿義者盛矣而重峯趙文烈
健齋金文烈二公為其尤俱正學故也潛金
公父子並殉而祀歸于孫女壻古阜崔氏既
又五世矣而廟且圯乃今城主慨狀而新之
爰有記若是可勸來後斯挽近士大夫所罕
能者忝在好懿可無賀乎而其倚韻尚亦何
別於旁縣哉

晉陽江上石樓危長憶先生少義師蘇老薦書無愧
地一翁傳學有光時全家正氣魚龍識華哀隆恩竹

素垂可耐蒼槐踈影裏女孫香炷古來悲高麗崔濬
戲為姓謎

以崔字翻為蒼槐二音而本朝魚
灌圃得江亦為崔新齋山斗引之

瀛東祠屋老仍危誰念巍巍百世師猶是夢窩宜謚

處卻看明府慕忠時已知丹碧飛簷耀休怕涎絲滿

壁垂援例河金竟何日白頭吟望夏長悲河公緯地
金公礎兩

家已有甫英二朝用本宗昭穆相當者追成立
後故事今于公及朴思庵宜亦如之不知不殆迺否

謹用韋齋送五二郎讀書詩八韻略約點改付

二郎烟寺之行示柳郎相勉

爾去梵天居操持好在初弱齡無冗幹先業有溫書

夜寢燈遲滅晨興髮早梳西籌時可玩南笈理須疎

鼎薦緣中寶鐘鳴應體虛獅雄方伏獸龍化本由魚

隱隱雷將復飛飛日易陰成家全賴汝逝此莫躊躇

過外高帖憶外曾祖藍田金公天挺故跡

德業文章早動人誰教二虎幻成真丹丘翰苑飛聲

日東峽墳庵遊跡辰蟲蠹花巖詩獨在依依茅屋跡

因陳誰知念老相傳意千古雲江不到塵

古阜元川有會製科詩者伴問解題疑處而余

於此等文字忘情久矣聊次解題所引張以寧

爛柯山圖詩韻尾書遺之

垂老歸田恨已遲
文荒詩廢夢猶悲
世間國手聞君在
何事煩人倒問碁

金老得王索和弄壺堂之作久矣比又懇甚不
得不奉浼

茶水何煩躡羽新
壺中天餉九霞
春頽齡屈指猶多
日未路藏名更幾人
變理終非曠達士
勸酬應有泰初隣
含飴慣是成餘弄
畱與南鄉道此真

林逋伯鴻遠母親柳氏挽六絕

纖素餘哀十日笙
重泉孝婦尚關情
芝根可是初無

白慈訓丁寧玉儺聲

賢祖高風 英寢郎棘中
顛髮仰華陽
轟轟外氏雙
忠烈重有溪峯統緒光

溫惠柔嘉迴本天
青陽彤史圖儀度
小宗三葉歸齊
體星爛鷄鳴指百年

清寒資葉喜傾盃
長向親姻共米鹽
最是分明財上
意女中冰檠遣頑廉

衣帶晨昏不解時
無方湯餌賴佳兒
米魚雪筍應須
感真箇純誠我婦知

侵星柔櫓想伊鴟
丹旌東風莽蒼遐
南望十年孤白

馬短簫悽絕不成歌

和高通甫

詠槐慕先之作二絕并後

明理須窮太極初吾儒到此合襟裾君今念念追先

意詩慰荒邛仰止餘

萬殊都自一原來何物人間不此槐願子亦申周邵

說時時令我得蹇開

昔歲曹倅信邀余設白場于蒼士齋也余以

退溪送下壺巖成溫并懷河西先生所餞諸

絕為詩題又以稼亭詩江郊分路入烟霞者

為兒童古風題又句題以張僕射延祐入江

南解瑟上寒松亭曲者為詩題此皆為本縣

先輩及故事要令後生歌詠故耳今年南倅

海源又請余為蒼士齋接儒揭題考評則前

後詩賦同題三十日中日各二題而其中以

故賢倅公永忠隱方等山及李公容濟殉

南原賦詩者為題而又以下叅奉成振書警

鄭松江壬辰難時體察酣飲及高處士鬧隱

法興萬殊一本喻槐樹者為題此亦前日為

曹侯揭題之意也高氏諸孫中漢良與克權

偶以賦高等而通甫有書以余闡幽為可感

余答云此非以私何謝之有通甫今又有二
詩求和甚勤益高公潛德我醉祖既始表之
而龜祖繼狀其行胤錫不肖其敢無和所恨
便遠若場屋舉子顛倒模樣可笑

韓君運長挽二絕

玄臯遺雲上黨城旂常鐘鼎自崧京只今白屋瀛州
壯猶保溫溫善士名
丹溪餘澤及人深胚出佳兒降紫琳天路仙遊亦何
恨齊謳曲曲故交心

題倭扇香墜并序

神松遺製古杭流夾竹水牋自聚頭卻是和人天下
一水禽香獸共飈颺

奉呈合澗亭柳丈光迪兼示定民三律并序

自不佞歸女七歲游宦喪威久不克一造恒
耿耿以為愧比者獲始登亭陪誨兩夜纏纏
未已乃蒙辱索有曰昔六世 贈叅判公作
臨澗亭于西澗上游一里許有遺墟尚屬宗
孫頃與子所游眺也既又作觀瀾亭于合澗
下流三十里壺巖之北權公汝章有詩者不
幸為第五子都事公女婿咸豐李氏所有今

又轉成他藝而詩則賴本集不泯耳惟是合
澗爲亭昉自祖考蓋西澗從南北澗從東爲
勾股合流而亭據直角遂以名焉歲久且圯
吾得與修及吾兒有繼惜姑夫沈公子八之
詩佚而無傳雖其詩聲世禍與權公約等而
身後寂寞无可悲也子幸而來我矣可無詩
字不佞非詩人曷敢唯命顧公父若子終不
以鄙卑則輒援朱子詩中水地分合之說庶
太極先天之反觀而終以先人末命二先生
舊誼以見姻友相求之非苟狀也况知行觀

玩又未始不資於他日之出處乎向使權沈
早明斯說或亦不止於其所成就而吾與定
民可知夫相勉矣豈惟江山樓亭得喪忻戚
之云乎哉

小天曾夢境新鴈未秋花城角山回約籬根水落沙
梁魚多少味槐月淺淺波箇裏烏巾老超狀獨立何
臨澗空成舊觀瀾竟屬疇孤亭猶自韻二道此交流
不獨分時辨因須合處求居狀憶前輩元化莽悠悠
再宿清衣履低回爲鯉庭河着先戒鏤雲櫟古心盟
可但明誠願應兼擬議程人閒容一雨高枕且溪聲

送別李任士來基益三絕

堂堂漆室李將軍憂國歌聲百世聞
白首鷄鳴風雨念不堪
秋日又離君

誰教張宿誤連天
湖外松庵列四賢
葉葉荔枝生色

遠只應霜雪古心傳配
配辛巳前後十三年吾湖南

裕慶茂長則姜公敬著古阜則金公日晉成平則李

公仁華并偉朕有立惟南原金公後收用官山陰縣

監餘則否朕姜公受知農巖先生而尹圃巖鳳朝銘

其墓古阜咸平分窳茂山朔州而止嗟呼李公又無

續天何以為勸君其族孫故并及

之世有公議其或因此表章否乎

落落湖巖孝友鄉
家庭詩禮亦輝光
須君歲暮明誠

域莫把黃王視上方窮觀古今大訓以賢聖自期者

人物而止以尊之
羨質其念乎茲

夢得一首而覺則忘其第二句足成之

削得青光筋樣圓
縱橫分合道機朕
從來萬化徒憑

手方信吾心亦一天

再宿山灘不遇趙同知
風儀雷一律付其

子坤待歸博粲

念念寒雲晚擁樓
一川風瀨漲晨流
山翁有約何方

去野客多心此地
留西國盤鉞知捨
笈明朝又賞喜

拈籌春來漫興將
誰禁驟背桃花谷
谷幽

松溪金公嶠挽十二絕

國朝集
縹鳳冥鴻已乙間
間翁高躅映溪山
浮沈宦海誰家事
珍重河圭與往還

詩品詩筆月峯傳
衣布英聲暮義年
傾蓋竟今天將
過從頭寧獨撤亭賢

鳴川大疏鉞三昌
清議移來太學張
已遣沙牛推重
望千秋俎豆藹餘芳

五庠雙壁自成家
京尹源流積慶遐
不信中年衰四
葉尚看名德動人多

尤文卷柳亭功
天地南風一網中
禮熟義敦何必
讀因心孝友實皇衷

藍溪學業賴賢昆
曾就三洲得拜門
度外科聲從落
托耆英金紫亦天恩

公少趨庭至五旬
尋常唱喏日昏晨
泮泮一鯉姜泉
味莫道今人讓古人

博士專經矢寢興
榮親一念百千能
胡狀半世無成
去旋幸文瀾筆下騰

農家作苦混漁樵
黌院工夫歲月消
幾度鱗鱗漕試
榜杏園歸路白頭遙

京國羈遊我與誰
平生拙法老郎知
孤根詎有相扶
力霜雪貞心且共持

天寒急景自西飛
風外丹旌子子歸
一慟齊謳萬行淚
龍楸東路更沾衣
井渫終然不食良
純坤重見一陽回
兒生逸足真千里
烏幘烏鞋次第來

水樓

金士謙

挽二十一絕

朱道東來已幾年
微言大義昔無傳
知真獨自河西始
聲氣陶山一代聯
中間統緒粟尤尊
農老泉翁亦法門
斷續只應天運係
湖南近世尚何論
英宗盛際一治隆
五十餘年鼓舞中
壁耀奎輝相映

發居狀生出水樓翁

水樓翁是小河西
九葉家聲迥不低
還有祖爺傳孝德
王松詩禮正參齊

斯道精粗日用間
天姿上達卻無艱
元來白米知相受
一唯猶須就正還

皇極遺編奈膺儒
漫天黃霧迭相俱
迨狀杖屨春風裏
此地依歸最丈夫

石室其如徑告回
稽山三席更趨陪
升堂可惜無多歲
溪處先師未及裁

除夜終傷夢別占
小階梅藥為誰尖
惟應不朽遺文

在光霽千年寓慕瀛

歎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復長休先賢舊語今朝

慟直到三泉淚可收

英才從少實空羣餘事神童善士云融會經書與德

藝不煩求道道因聞

山梁至痛是壬辰江漢秋風為哭輶一念謙謙麻九

月滿腔真實復何人

科場遺命記先庭魁解登庠足慰靈未誰遣 陵官

便來逼瑋澹狀塵外自浮萍

宿病旋添理遣餘呻吟猶復閱殘書乍來氣定衣冠

飭存省時時兩不疎

沈綿氣俟入前冬甲辰新法浹衣已了縫一誦西銘纔

兩夜元朝日是竟成凶

屏婦俄狀屋上臯止終敦禮覺尤高平生定力猶餘

恨期吉雛凰未合牢

暮總徒弟哭冠髻烏闕黃麻在 聖朝四字丹旌亦

公議朱巖去去颯晨颯

予著年紀士林酸九曲高山張一般孀婦繼淪孫獨

秀他時餘慶卜冥觀

靈官崇報合鄉邦長夜何時試點釭百世未應無考

德會將明眼別珉珏

三旬連業已心交歸妹終狀協吉爻賦書面揭來相

講習世間姻好若忘拋

龍城歸路歷巉巖甲辰祥後逢場喜氣咸說到河西

年譜後慙懃掛疾一開由

消息俄驚日至南北風寒雪夏驅驂山冰惻惻九春

訣申曉相分使我慚

次奇服齋三詩贈後孫士亮并小

服齋文愍先生邁己卯禍二年而有後 命

仁宗初元復官 明宗贈大家宰至我

先 英宗五十二年始舉壹東之典賤臣在

田畝遙聞踴躍曰此乃 聖上為 東宮垂

裕之道爾顧 朝廷多故本家無力迄茲十

年尚未有以延 宣矧祿後云乎哉今八代

孫錫屋士亮父領小子秉演北行圖講諸公

而示我以其所次先生夢稅詩蓋吾友慎敬

心師浚已先和之其敢禮辭嗚呼華陽寂矣

誰為先生事始終庚炎烘顏果下多鞭行過

荷洞趙相公職作當出此一太息也

吾生未及此翁同東表當時一柱峯鵬天鳳藏螟裔

在雲晴日朗，慧氣空天心可見。英宗季人事，猶憐正德中早晚。清朝宣謚地，知君誠孝感。因通

右一律玉堂夢作韻，後謫吉州，穩城如識語者。

夢語西清夜，挽歌北塞雲。昌陵咫尺路，空負拜孤墳。

荀生誰惡石，水落已清霜。多少同聲士，從今不永傷。

右二絕謫所自挽韻。

宋士仰載嵩挽八絕。

白江南迤邐雲，山天遺華宗。表海震仍有，宋村徵判

院晦詩尤和亦相關。

松圭春月迭輝光，珍重雙清一氣長。可惜家聲益白

後，渭陽中歲是并鄉。

茶花橘子月峯西，騷選英才早不低。夏得迎歸榮錦

秀，千年鴻耀素風齊。

一疾無端到骨貧，滿襟春意見冲真。從來士友稱慈

孝，不獨因心拊背辰。

一庭雙壁象鸞奇，未面吾猶識白眉。詩禮淵源兼理

數，高門復始詎無時。

重孀多情五歲回，長程幾度一封來。青眸再會俄陳

跡腸斷何山馬鬣開

一馬兒行婦未偕幽明去住若爲懷蕭晨更落重陽
後欲奠寒花奈病骸

日斜隣笛悵知音人世悠悠已古今未死他時如化
鶴天風飛吊竹江濤

詠崔文昌致遠影幀

千年唐進士遺影自新羅眉奪疎篁秀睛開太白華
裋袍腰幾銜烏幘足雙靴不奈高牀塵空空別作家
披香亭志哀二律

憶昔陪吾母南歸臨此中芙蓉兩池迴槐柳一庭濃

可獨家人共囚成地主逢當時猶樂事不用信途窮
錯莫今何狀重來忽四年危欄自勝地清淚已終天
有恨流觴水無期會劍阡向來榮養計草草竟誰憐

石市路中餞舊侯南令海源瓜歸德原

三歲終成千里違吳東村酒惜將歸去應一馬愁春
雪畱待臘峯壯國威

鄭老壽甫挽三絕

三葉吳城是寓公江山文藻亦家風依依瑞羽相承
地人道康成有小同

歸鷺頻驚社雨天浮雲一命竟寥朕晚來西嶮耕樵

計閒坐閒行幾箇年
白頭浮世慣存心無奈多情此一鄉要起九原寧復
日東風簫短不成章

金君聖麟挽

雲笈劉樊天作雙向來重卷樂延長光榮闔境稱三
壻淳樸傳家最老郎魚白筍青曾有羨杭黃蟹紫亦
無與東風去去翁何憾須信哀歌卽慶章

五月初吉題典牲主簿直次

高士不主簿士豈獨自高句銷與注錄且當安所遭
子嚴一匹夫猶能說到此不見紫陽翁同安軒有記

朕後乃高士誰以屬曹處而我老白首於世動齟齬
所歷主簿二僕樂因司檝桂坊及木州出入皆渥德
况茲再副一點寧無一虔謝回翔時月間臣分過或
寡何期略試學優須將乞歸心論高不高永免今人
譏

又題本署牘雲萍錄序

唐宋以下中外官員必有題名壁記亦或石
刻而文文山集中又命以雲萍錄何哉古詩
云浮雲在青天浮萍在綠水而官員之遷徙
無常者如之所以得是名也自余來直此署

之初已有五古一篇以矢必歸既又覆案自
仁祖丙丁亂後爲主簿者多矣惟隱峯安
公以學行得之其來仕與否未可詳寒泉李
公 肅宗丙戌以藝文奉教得之不十日移
兵佐益此署卽士夫中庶文武通擬之所而
主簿一窠往往有終陞大僚者狀好音過耳
亦何足道而二先生氣節道學卓然足令人
開眼使後生希此幾矣况隱峯同我湖南寒
泉逮我童年尤切於慕範者乎於是識之以
自厲自慰云

我思隱峯氏煌煌北之斗初師竹川翁又事蘭溪叟
終焉托牛溪德義因大備衝天有正氣九法賴不墜
壽尊九十年遺論凜霜雪所以華陽子歎仰心有悅
我思寒泉氏巍巍東之岱曾公昇沙訓從祖傳尤誨
終焉卧駒城統緒爰相承牖人有大方百世聞可興
壽近七十年餘光薄日月所以雲樓子景服思不越
而我生苦晚二門俱未及其心尚堪識朝暮恍被襲
今茲幸主簿有名獲題末希驥是驥徒蠅附轉快活
官微詎憾憾人古且嚶嚶寄語同聲友我詩君毋嘲

雜詠三絕

孤懷日日倚西樓十里明沙是遠洲直到中宵添月
處長天一色荻花秋

古瓦荒池不垢亭榭川詩序尚傳名超狀糞外知誰
是天遣蓮根未忍生

朱華今日蔚雲從安用湖南白首儂半世知音仁叔
在猶疑歸思待秋風叔書云早晚當
入曹筵故及之

本署典即乙巳冤死大臣柳公仁叔故宅没入
者感傷有吟二絕

寂寞菁川故相家幾年犧牧占陂陀如教一樹蒼松
在成苑清風不獨多

悠悠歎慶苦無常天地都來海幻桑不見世間誰氏
子後先珩芾迭輝光

李熙川聖濂來訪又示其姻戚東游錄一冊蓋
老上舍自稱通菴居士者所記自原橫麟狼淮
高杆通凡金剛內外諸境無不踏徧而歸官閒
睡罷日永風微可為之展眉聊步其韻

早聞霜嶽冠東華遊越三年北望除鏡裏秋容虛此
世卷中仙氣忽誰家陽樓杖綠春開雪剛海船紅夕
蘸霞悵悵羨人如別後可能同我一場酣新羅史祀
典霜嶽即

今之楓嶽而慶史輿覽俱莫有省者正陽寺歇惺
樓正對一萬二千峯真面高城地有曰海金剛

奉通翁清侍

重來字字奪星華白下風流未覺賒先後幾年同上
舍飛沈一世獨名家詩情舊雨無今雨道氣朝霞亦
暮霞已是相看圓鏡面會真他日發春醅

南郭送疑川崔汝直光辰奉先進士樞謙石表

西下并序

崔生居延安為先人立衣乞文于前大提學
黃景源求書于前翼陵叅奉黃運祚買藍
浦青黑石累月乃成臨歸請余詩益其先人
血指延母命三黃氏并異貫可異也

一片歸舟三尺碑清河篤孝世間知黃辭已與黃書
好天餉黃詩也更奇

代挽 文孝世子五律為金判書履素相安作

粲粲西庭東重熙泰運中震亨尊長子箕瑞叶蒼龍
喜氣三宮溢驪聲八域通綏笙俄七七回首涕無窮
宗祀憂危際天心為奠磐倚蘭初葉赫仙李一根盤
疑疑圭璋主輝輝卅印頒溫文與睿孝遺慟奈東韓
他日唐虞化若干已尺衣 明陵留盛事 英祖篤
前期羽翼何煩就謳歌自有歸短齡終復土安所慰
宸慈

徵實天章在千年太史書飛旌猶拱
極攔哭幾窮
閭漢水秋雲迴華山落照餘明知我
聖誕還入
懿昭須

未賓仍副价臣賤愧家聲尚戴
三宗脈長瞻
兩
作明笑跳纜傾刻天地兀餘生隱約銅龍漏夏夏激
不平

敬志肅謝日 恩褒

文章淳實古猶難臣是何人拜二端應為
先朝光
寵舊卻教陰谷許春還

敬志下直日 恩諭

宵筵極選丙申春別薦分明又甲辰擬用只今知

聖意秋風無奈栗原呻栗木洞即閏七月十九日將葬文孝世子之所

東軒舊名樂民堂不知誰筆也日坐樓上東對
雲住山漫賦

隻鶴無棲鴈少梁鏡中華髮颯新涼歸心且被山雲
住只為 天袞到底光

漫題滿州畫簇四絕

滿州兒女豔姑姑眉月眸波口是朱花亞釵頭慵不
整為誰褰帳現全軀高麗史蒙古婦女宴席着姑姑冠姑姑

府作醫醫今以清蒙大約同俗故引之朕畫中女冠即黑繪頭兒如我國官樣或云此本出於元公主下

嫁麗
王者

雪腕銅青粉耳珠金蓮欲動繡鞋絢東風淡笑應傾
國豈獨潮詞解殺胡

貝子蝦軍幾處壚夜舟移壑却憐渠千金自昔知多
力遞手居欣到畫幃

苦節無如大澤蘇猶將胡婦慰羈孤男兒定力須真
驗休恠衰齡壁上圖

過牙山白巖坪有感二絕

溫城直北是花山隱隱行宮遠樹間知有 四朝臨
浴所聖泉嘉號冠東寰 右南望溫泉行宮

楓林行過又桑鄉大樹餘風立馬場海外元功天下

澤他時一酌奠丹黃 右北望金衙李忠武顯忠祠

頃余為井邑遺愛祠改撰丁享祀文有功
冠海東澤流天下二句故及之

鹽時詠任正言徵夏故里

悠悠治亂莽相因公獨何心不顧身畢竟 文孫昭
雪地 元陵志事有光辰

再次大兒慕老院壁上韻二絕

雲雪微微沁傘弓黃昏塵墨燭光中天教二父看相
續不信音書近未通

此緣要向店翁誇三度交投便我家忽憶慈航來往

路遲遲一馬不成揭

追和宋交子顯二絕

金池太守雪鬚秋夜相思日月多詩到故人情可見不知顏貌近如何
名祖遺雲我惜君嶽翁雄渌舊張軍只今南社晨星恨空憶琴樽語夜分

宋先達允大挽

山斗吾東已乙賢公翁名德足千年伊來寂寞天何故雙壁光輝幸炯然

六韜三鑑并三奇文武全才亦推選追時來應奮

酬青山一去忽成悲

十二月十四晚南望哭先子忌辰述哀

月以星稀鷄一鳴瓦溝殘雪淡寒夏白頭慟哭將何及慚愧餘生墨綬榮

丙午除夜在甌城縣

全義齋幸有盧侄君說嶼來

守忽得白君健中

師棧南歸歷宿用唐詩亂山

殘雪夜孤燭異鄉人分成十絕所以自寬云爾自我懷永感心緒老益亂斗大甌城縣又此一年換
鵠鴈已各天松楸亦何山遙遙憶兒孫焯結無由剛
大姊寡猶係小妹孀轉殘有時南我望安得不淒酸

說也能遠來春動霽寒雪兼之王峯孫悲從水樓說
繡添詎永晷星爛且良夜慙慙酒盃間守歲意堪謝
此會未易再茲辰不可孤媿媿動高興便忘人與吾
莫恨無絲竹且喜張燈燭新詩試一倡三歎遺音足
所貴聲氣同不關蹤跡異他時湖海中逝將尋福地
但得隨遇安何處非我鄉世路日千變營營羞一方
千載望不極今人即古人相期在無忝終始以親身

次盧姪箕垣與李休酬唱韻丁未

將軍初志勃蕪賦不分流光四十年愚老詩書元滿
架洛城梅柳又催鞭未應壯塞烏貂弊且待南州白

馬翩太守先歸知有象憑君此去莫輕傳

又步李休寄盧侄韻

悠悠五十九都非猶恨人間晚契稀孤矢得君真大
踢詩章倒我亦玄機東軒逸興留紅露西里遙懷透
白扉無奈子規啼到曉聲聲苦勸不如歸

漫題舍廳全壁上

落托甌城尉荷衫雪滿顛病情籠裏鶴羈恨月中鶴
跡困多鄰筆文成不直錢固窮吾道是一笑便迫朕

奉贐朴上舍燦玟南歸

自我哭洞王歲月如閃電回思石室遊夢寐時猶見

季也亦秀發上庠仍高選前年訪我家今年訪我縣
家寒縣又薄首霜僅充膳明燈入夜話依約滌黃卷
出處與進退往復極平變天明振歸袂使我涕如霰
君其慎行李我且東南轉勗哉青松心歲寒知眞面
活源漫成

借鞍兼借馬良苦此途中草短方迎雨花濃不禁風
天機元遞變吾道詎終窮卻憶重湖外兒行亦戀翁
余既封儀禮通解續圖經文及朱子大全性理
大全四聲通解數學啟蒙句股義圖容較義表
度說八線表數理精蘊鈔訣訟類聚補東輿記

里圖燕槎錄共一百三十六卷付奴馬先歸益
余亦從此逝矣回視橐中雖姑留奎壁易書詩
周禮及擊蒙要訣與夫增刪卜易以自慰獨而
書之先歸者終戀戀心目漫成二絕

珍重先歸百卷餘三才一理卽茲書居狀釋手今何
故耿耿心頭目下如
悵悵名山與美人別來顏面夢耶眞平生可笑書淫
癖白頭風埃奈此身

謝金秀才雲瑞 住彬二絕

溟土家世冠東瀛雲嶽聞君叔降精餘事詩文猶起

我白頭南去忍忘情

真儒事業在濂閩誰遣科場誤世人
英妙如君良可惜修途去去莫停輪

奉和羨塘文黃

時亨伯通華章

不佞幼誦曾王考醉隱公遺藁已知有齊谷

先生又讀已已楚山日記則先祖益與霽谷

同哭尤翁喪既來此土幸識賢孫文常欲

一拜霽谷墓下今遽歸矣情見于辭

自愧湖南生苦遲霽翁賢裔此相知
追游十朔情何極麥熟槐殘恨別離

前期今未易非復黑頭時歸橐猶堪說月虹二首詩

記夢并序

朱子嘗有參同契策數說以八卦除坎離分

管一月三十日因以十二辟卦亦分管一月

而陽生於復陰生於姤自觀至泰陽用少策

二十八陰用老策二十四自大壯至否陽用

老策三十六陰用少策三十二陽即注意運

行陰即放神冥寂雖魏伯陽所不言而此為

粗有理其視世傳火候之法以三百八十四

爻為一周天者則亦齊整欲與蔡西山講之

未及寫寄而西山已卒偶閱舊藁為之泣狀
時朱子六十九歲矣余自少已獲讀大全知
有此說而參之參同契中歲又遇楊州平丘
故上舍李老恕于太學間嘗論及參同契本
文諸註之說而李老之逝今忽忽十八九歲
不復聞聲息自顧此身又六十而少一而目
昏齒落鼎器已敗安望得為劉安之鷄犬乃
今四月二十五日忽夢李老示余以此說旋
導余至一處竹木莎茅邨廢墟荒回視有數
三老屋而已遽狀而覺乃一場非真也追思

李老素習於星曆風水醫卜之流而丹學亦
所畱念狀平日未聞其舉朱子此說為言忽
地憑夢有此示及而追逐者何哉豈一靈未
泯閱余之未老先衰而重有衰世之感耶爰
出大全申考此說而賦一絕志之

朱蔡參同黃李家幾年顏面夢無遮修身俟亦惟吾
事慚愧營魂眷係多

和高通甫漢聖韻

金池何似木州木州初雲鳥從來一大虛珍重君詩儂
有愧周儀豪裏亦朱書古語如此狀周朱文字視白

頤齋集

集則有間矣
如何如何

昨丙午四月 命降 御製祭文遠承旨朴天

行致祭于河西金文靖公別廟八世孫文五有

詩屬和

元真一句聖門勳天贊朱書又墨君七月山中還老

淚百花亭上尚清芬葩傳羨受隆躋議璧耀奎輝

睿感文昭悵香烟裊空處玉川依約舊鄉雲

次盧六姪壽母韻耕小

丁未九月十八日我姊氏六十四周輓辰也

六龍克行既為之壽而倚紫陽生朝壽祝大

夫人七言一律追价不余余昆季老廢筆硯

久矣聊爾走寄以志平日不孝之愧

頭白遙懷獨惘狀雲西山氣夢清鮮長筵善禱盃觴

盛周卦慈齡鼎器堅地久松蓮紛左右天長織藝迭

中邊佳辰不奈無癡舅應為琳房哭老仙

羅生學蓋祖母慶壽次韻三絕并序
戊申

羅母金夫人生 明陵甲戌實 元陵流虹

之歲也 聖上丙午特遵 英陵優李母故

事 錫誥淑夫人清風金大學士鍾秀首有

詩茲謹步之

赫赫 英陵壽域春 一初貞李母夫人五章甲戌今
誰又珍重孤孫慶老親

泉下吾姑已幾春 淑夫人是後夫人兩家交契 三
朝事不獨餘生念母親

乾淳羅母舊長春 宋瑞華章尚起人 卻愧山雷衰病
早漫將三絕勉親親

弁韓琴長歌送三客

湖南二月天大雪 晚晴素髮當前戶 平生萬卷兼六
藝 老不成名成左瞽 卻憐雲韶有餘債 猶按 宣陵
古樂譜 忽聞東隣有三客 忙手招招自何許 一絲一

竹又一肉三絕分明今 可古就中枯桐劣三尺 一十
二絃絃一柱 輕鬆脆滑久欲碎 天動神隨若箇語 一
彈我 王萬壽聲如岡 如陵御土宇 臣是當年桂坊
物 願憑慈充作賀舞 再彈鳳凰相求詞 噫噫啾啾丹
山暮 臣是青裙去婦身 願天昭臨入宮妒 三彈南城
督戰曲 投袂居狀淚如雨 臣是 長園舊小令 百年
帝醉嗟 何故洪洪噦噦交 斷續間 簫間歌宵 二鼓邳
瓶草 塞酸不醉大笑開 門月引步朝來欲別不忍別
指下離聲轉 覺苦請君無嫌為 少留聽我 一言徵樂
府 昔在伽椰嘉實王 手製此琴參唐部 如箏如筑復

如瑟洛水流音遠有注于勒仙人誰氏子抱歸娘城
宮下路河臨嫩竹各新翻玉寶南溟正相伍只今林
池與琴臺遺跡千年已宿莽樵童收豎尚奚論惟有
華人紀載具煌煌文獻馬家考宋李東音得知遇名
以弁韓字以瑟弁兮瑟兮長不朽從來有實即有名
無邇無遐且安土嗚呼此老老未死安得與客日夕
聯泉杵

鄭白川 東驥 追挽

南充藥府我曾尋東部瘡廳子實臨豈道雙鳧分影
後一書還往便幽音

王書來易我多違梅學金園子指歸瀾漫參差多少
事不堪回首轉依微
屈指蒼龍向再周世間逢別說還愁九泉他日如求
我須認輕雲點左眸

挽金君公白 光品

七寶之陰水東西誰其大姓金陵金亭崑峯川四世
後近有公白揚儒林為人潔哲鬚鬢鬚一見已令人
知心孝悌文辭天固賦窮經篤禮長欽欽復齋 璣公
嘉邨 楊丈 又杜湖 趙公 雲樓 濂 二席終歸尋東南幾
箇同門子期以古兮無以今歸宗不奈承異顏絕胤

猶得傳穉咸向來多病數十年還能授徒忘蠲巖不
求名聲世自聞鄉書縣剡交相覃哀兮六句一未滿
九地千載成沈沈忍說靈牀設縗經忍說孀閨收瑟
琴白首老昆重可憐臨歧祖載情何堪而我悵悵亦
左聾獨立天地空泔泔厚誼難忘王母家伊况共奉
先師箴沙橋之訪綾橋別回頭迅風消虛嵐只今萬
事何足論先歸有福非漫談我亦取次隨君去仰天
一笑聊吟吟君不見山頂月上弦纔來就圓還趨織

奉謝鄭朝彦學明五詩

古有聾宗審正聲其少祭學為樂祖人能盲目不自

心二障何須自為苦魏魏我師朱夫子左盲衰年恨
不早前庚後庚誰與京既博且約方該道天東井蛙
亦何見猶幸六藝窮萬卷消磨日月弊精神辜負丁
寧父師訓六旬滾到身竟病醫左不獨由頭瘋鷄林
鬢鬣卻無効右視駸駸將霧中二目得非天所咎一
目還成吾所慰叔吾放心納卽郭有時玄覽周天地
乃知先賢不我欺此言願與人相勗幽懷耿耿何處
瀉喜子家聲襲霞谷冬春三過有未足滿紙珠璣轉
清絕如君少年初發軔萬里脩塗應策鋌何為不欲
作三益過情語語宜刪去人嗔我怖并可戒努力從

今無媚媼早晚相期希聖域
朕後兩心膠投漆歸哉
歸哉慎勿疎千聖相傳只主一

李德弼鎮祿挽六絕

清州直北古清淵山水晶英九百年
南國只今仍鳳穴幾回梧竹瑞芭鮮

純靖東西屹兩宗端情相講一
高峯亭亭白石灘心月曾照臺庵鄭李蹤

烏闕千秋烈婦神滄溟異跡尚驚人
龍灣匹馬還嘉耦誰念麒麟畫外身

知君葉葉自清門白米甘和美質存
一世時粧竟何

與高談從少薄騰騫

衰年傾益便論襟雲雪天開醉後
參別去猶狀香一席時時春鴈想良音

湖海蒼英取次稀如君有福亦先歸
齊謳曲曲雙郎孝不用臨風送淚揮

和李春卿

震勳

南紀何方不是家憐君六袞一身多
文包瀨噩終誰識詩就清圓尚可誇
如海門前蹤已阻翔風樓上夢因垂
王孫綠草年年恨白首相寬西日斜

荷珠詩

并序

芝邨李文簡公集載嘗侍九庵九庵誦一古
詩云玄天墮寒露滴此青荷葉水性無定態
荷枝愛傾側團明雖可喜渙散還易失從君
話三夜請問安心術因言有一物於此握之
則破不握則墮後放此詩載柳西崖集中胤
錫按此詩必古禪家口氣但未知誰作而有
一物以下卽晦齋所授於蘇齋而孤青亦以
告沙溪正是必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長之義
故九庵既誦其詩而繼之以有一物一條二
說相備其義始正今輒復點化如左以自諷

詠云

玄天降靈雨滴此青荷葉水珠無定住風盤有傾側
圓明縱可愛走出還易失但令勿破墮正是存持術
七月七日雲笈先生忌辰也曉起食素用朱子

慕延平韻志感

七夕今年又一回清晨遙夢舞雲臺餘生白首無窮
慕曾拜神真二句來

送李善長得元歸荃村

英陵 聖學有甘盤文靖家聲古鳳山珍重南來六
上舍不須相對悵孤寒

和陶擬古東方有一士奉上宋一士孟源父必

洲

人生天地間名行鮮能完吾東有一士少小高雲冠
同根慕尤春溯流希孔顏易範并篆隸餘力透三關
徂年一何悴抗志猶雲端居狀爲我過嘉話發清彈
啾啾百鳥羣忽若見孤鸞歸哉慎勿疎後春承先寒

吳大甫天鼎挽三律

少小斲頭角居狀士隱農家傳孤竹韻天履九華峯
先祀霜兼雨遺圖統有宗平生敦睦誼留與月評顯
絕頂青霞子高玄道氣長趨時幾那恕歸極一陳良

籩豆經營日波瀾合散場口應終古恨追述在諸郎
夙歲逢迎處鄰城莽蒼間媿媿相老大鋪帽亦艱關
契重三哥托詩慚六耄還乾坤忽吾獨簫短淚斑斑

韓上舍致明挽歌

虞殯歌虞殯歌人間萬事今行鞠旌嬰彼愆在前颺
簫鐸咽咽從旁振一斥一苦且按節聽我長句該終
始赤城江西甲郵翁雲閣十年上黨氏龍瀛揭來曾
幾世霞老寬叟傳詩派生值吾東 肅 英朝奎輝
壁耀交鑪鞠春容大篇七字辭奇氣一吐驚千人四
書生員亦聊爾歸程幸與陶庵親中年有筆凌董賈

頌齋集

卷之五

詩

三十一

萬言禮樂文縱橫天門可望不可入
慙慙流光雙鬢明吏部何由識名姓
龜疇五福神偏餉重回花燭樂事多
二子六孫供和倡海籌居狀八十六
崢嶸德學傾南極猩祀玉環也有違
且許兒郎願果食已知清琴瑟緣重
離絃南絕雄絃隨六月苦幽卷無相
十月祖載紅兼細華堂象生去去遠
山丘送灰行行近東西南北客多少
相將哭紉如雷殷高才博識長已矣
瘞佩沈璜終奈何人間萬事皆如此
安得使我無嗟嗟却憶私家三世事
醉祖吾祖偕龜祖詩文往還各有
藁晚隱齋中又先父逍遙烟起早
結社白羊禪雲

轉同覲西堂之會北郡游一時藉藉猶追羨餘生永
感辛卯後魯殿歸狀入懷仰風埃奔走白渾頭閒散
歸來擬一往只今滄桑竟幻界那堪病軀風因醫蕭
晨出戶東余望鬱鬱何山蕉格稅應知九泉逢我考
共說孤蒙判筆戲哀哉人間萬事畢更誰增編玉川
誌兩辰先子與公會烟寺也胤錫八歲以祖妣命追
誌侍一日獨游法堂至冥王殿有判官塑像帽帶者
手筆判批輒撥筆以出僧徒大愕公笑曰此郎他日
亦必手筆判訟爾無愕也一座異之後胤錫果宰二
邑人以公為有知鑑故及之○公
舊修玉川誌故期有錄公以增云

六十守歲志感

今年只今日今日只今夜不知年月日何苦駛流瀉

斷齋蒙
子前猶六十子後交七耄六十已非少况復重添一
增年是減年周甲復舊甲一送仍一迎悵百感集
昔我始已酉生我亦劬勞愛我金玉珍祝我山斗高
氣清奈質駁知可微行力萬卷粗已破一心終難策
求舉僅進士求眷僅知縣君師義莫伸父母榮未遍
重重南北躡疊疊前後慟人情與天理萬方無一中
頭瘋竟左醫脚氣先右學自省無大過所廢非敢怨
獨有性理書大全曾疏箋潛心行墨間梳洗猶餘綠
亦有周朱文夙好乃晚購劬籤并夾注幾時致完究
時時遠朋來向我咨思辨子意良亦厚我識滋益外

泔泔此病軀有少無生氣修身以俟命順寧將何愧
光陰忽此時曷不傷我神木落元歸本人窮必呼親
明燈悄不眠倩筆荒無華來汝萬子孫視我懲前車
餞金學士正夫方行自靈光罷官就理之行
一盃吳水路傷情緹騎相催不用驚此去行行應憶
我雪殘雲嶽正蒼青

安公二錫命挽二絕

元帥忠勳天下聞中間多老亦賢孫千秋龍窟存遺
跡追孝伊來我見君

柏門交好到鴟原姓署慇懃又一番白首黃壚今日

淚東風簫咽獨潺湲

奉謝小栗翁

韓宗德

南歸之作

求文追孝感君誠七袞徒行四百程慚愧山雷老居
七年來風賢硯塵生

八瀛篁橋冠南鄉弓馬詩書一變場君去夏應申祖
烈東溪遙溯退溪長

嚶嚶齋金判書文

用謙挽

箕墟亦何窄鯁生亦何晚猶及識大家稍可慰幽懣
高門九百年入洛盛名德正忠毓六龍言行滿一國
淵翁高夏遠圃翁溪因翳誰當子侄間善處夷惠際

先生實有卓天脫自少日折鼻幾辛葷舉目渾盃埜
風霜既備艱棕竹便窮幽卻將湖海氣返沂洙泗流
持行宣古佛閉影元處女脩狀載籍中聖賢相朝暮
經義固地負禮說轉河涌無問或如忘有答必如誦
文章自餘事典故尤多識平生赤子心筆畫并可測
巍巍八十餘蔭卿猶外物時鳴靜室琴時踏大街月
三年桂坊契 上東獨溪賞著龜舉世推山斗後學
仰云胡不百歲疾忽乘大化居狀葵期通令我淚自
瀉三洲有宿誼亦忝雲樓門黃緣得趨拜幾幸知己
恩一馬屢泮邨高軒又回寺依依盟壇屨歷歷壻衙

被東部最難說壯樓森如覲木州與金池誨別纔病
昔嗚呼冢海跋儀顏獨在此清晨忽遙夢一慟俄千
里未死尚堪吊方病奈莫行簫歌亦難絮庶幾鑑我
情

病中送村同年體素光序西行

幾年湖嶺作他衣緇熟居狀目暗時燈線月砧猶舊
習白頭還訪主人歸

韓老致朝挽歌

生莫作不驕人人而不驕今終衰生莫作好禮人人
而好禮今終微天荒地老歿慶錯哀哉聖言還欺我

君不見瀛南石村翁知是清城古家者爺爺掌隸活
十人叔叔專經惠三邑素富貴今行富貴翁亦仍之
兩世襲京鄉冠蓋幾書札莊墅佃丁僂闌闌鷹師駁
奚宜度外阮侶藉朋應分內驕何禁也禮何拘或謂
翁狀翁不狀遙者恟恟閨中女近者寂寂巖下禪衣
冠謁廟因待客文學課兒兼撫姪英賢相遇若已善
窮乏相求若已疾病者東西資我藥歿者前後由我
葬有財何曾尺寸長有室何曾間架廣買山移阡實
孝思借牛耕田都義氣誰遣鬢奴抱琴來三晨大哭
元千里郡刻行騰太守薦鄉解重為一子悅一子無

年正可惜門闌自此歸休歇流年九峯成四窮平生
百行空崇朝民藝好德孰不狀而我相思腸更焦為
鄰比壤已累世從少撫頂俄六旬丁巳之秋王母喪
二十擔夫惟翁仁先人遺感小子承杖屨來來先下
庭只今風簷又脚氣幾年願拜嗟幸誠千悲萬恨亦
何及且為孤孫相斥苦翁歸定對吾先人一笑滄桑
兩無語

和二兒盧三甥一垣景權成伯性趙晦叟西樓類軒英酬唱之作以備窮居盛會益昔水樓金士謙益在世有詩云此心正無事日夕坐書樓

偶狀乘醉輿微雨步前洲二兒因其門徒金詰
九誦傳得用其韻而余亦為之有感云

五嶽空初夢三楹亦自樓時時容一倚吾道本滄洲
又和一律

不用行歌古大堤新塘借景直樓西圓圓閃水芙蓉
短宛宛受風楊柳低因有靜琴成小集旋將緩酌慰
幽棲悠然一笑人間事何物高軒與峻階

六十一醉辰志感

我生重已酉天地一畸人忽此純陽月方當列宿辰
桑蓬愧初度莪蔚感終身尚有願貞訓端須日自新

次朴仁瑞 驥柱示韻

一敬傳千聖誠明自此生
養時心聽性察處意行情
表裏須方直根流孰重輕
感君懷我夢詩到便同聲

宋掌令仲建 益中挽七絕

君家相締第三歌人世光陰劇逝波
一慟離離疎柳下東風靈雨颯來過
洪州古族別新平勿染名亭山水清
因有海翁高氣義千秋瑞石與崢嶸
乘驄伯祖早傳經湘水瑤絃一躍齡
壓帽宮花餘醉渥月東秋夜又雙星

名節磨礪自古難幾年京國抱辛酸
朱書到老猶常目不擬人將巧宦看

太平門外萬輶軒如醉如狂迭曉昏
誰信外姻無一跡世間惟我覺君尊

少年連袂自東床白首同庚古意長
薄宦竝游還并歲幾回離夢在君傍

寒花晚節已遺音後步爲銘亦此心
一病田間行且盡那堪東望月悄悄

龜巖遺墟韻

吾道災祥亦只天向來先躅一宵烟
游入棕竹猶憫

張道喬詩書少續連誰遣五峰修鹿院空懷九曲引
漁船巖碑未少那忘誠海濶山高欲並傳

五月十五日即宋仲建益望日也有懷

君今入地我何為京洛前塵一夢疑存沒只應同耿
耿幾人台斗繫安危

三年八絕

三年不出庄益知吾道感堂貧幾時饒書價無日足
朝還柳東游夕嚮柳西宿來往亦何勞手有山躑躅
我游極翱翔清晝藝猶六懷哉聖賢言毋為陸王惑
我宿極清淺良夜夢自獨昂哉仁義心毋為牛羊牧

琴材既留棚球圖並輪簾悠悠藥裏餘萬事從兒督
師傅邈猶聆友講親能讀頤辭卻潛驚終奈一病目
莫以野農便敢忘華封祝樂樂憂憂中居狀忽嚙突
安用鳥高飛惟甘獸深伏順寧在吾身疆陂信天卜

偶成

閒來獨立又高哦萬念悠悠白髮何繞壁虛聲秋絡
緯隔簾空色夜姮娥皇王事業終非我天地機關已
任他一笑浮雲疎柳畔東樵西牧漫相過

水樓志感二絕

三嶺間關我為誰小樓梅菊亦堪悲秋原病草朱巖

洞忽忽流光已五基

東楹絕句又西楹陳跡人間客自知月白英靈來往
未申朝匹馬更躡脚

病中雜賦

端居初志覺猶憊西景公狀病與謀九日黃花還照
眼十年烏帽浪低頭經天緯地終誰許嘆月吟風只
自由安得了婚因改葬永教方寸百無憂

權上舍清彥行以今年四月二十八日即余六
十一晬而十月十七日又其周弧之辰也偶得
余二律俯和而別有二律一以自道一以并舉

此老景好意可無言乎

三元遞遞幾三傳重遇 英宗第五年西內 袞袞
悲莫報 离筵法講悵無圓庭承慎節徒留壁門受
容思奈禿顛只幸天開同已酉操存一語仰蘇篇

右次自道韻并跋

吾輩之生實 英宗五年配也今適 英宗
誕日追慕曷極因念己丑集慶堂入侍承
天袞袞及先臣丙申正月 當宁代理之初
選翊贊以在外遞又有親命慎言語節飲食
頤象室號之訓與夫先師懋九容九思手筆

而老病辜負奈何奈何抑孟子生已酉而操
存二字則為朱子所表出未歿服膺其庶幾
乎凡我同庚宜共念茲

自是乾坤間六宮觀生何待叩星翁詩功羨子餘齡
細病思憐吾百慮空瀛壑幾人趨殼躍湖城隨處閱
途窮舟行莫道分來去萬竅刀刀只一風

右次并舉韻

四月乾辟十月坤辟故及之

送丁生達信

白首遙懷尋性齋感君飛屨此重來窮經舊業還靈
慧先集新功擬繼開急景離情方對菊何時專使為

憑梅月集小友應相問須道餘齡萬念灰

重修幙頭匣紙有感并序

昔顯肅之際閔老峯入燕購皇朝進

士欄衫幙頭一名轍巾條帶之制歸遺尤翁

于華陽洞又別藏副件于咸興雲田社英

宗丁卯春始命新榜生員進士以此謝恩

則淳昌故桐楊公繪倡議以拜于皇壇門

外識者謂宜令生進因為公私通行之上服

而無朝令未果可惜也已卯春賤臣忝進

士謝恩于昌慶宮之涵仁亭庭此實觀

耿光一初之會也既以匣封在壁而中年
以欄衫轉為道袍帶則別藏而幙頭匣今適
改為卽九月先王虹流聖節後十五日也
未必追慕敬題如此

皇朝禴幙又先朝丁卯新儀己卯叨三十一年臣
白首不堪寒菊雨蕭蕭

金上舍乃厚挺澤挽

天開龜卵茜旗迎千載家傳洛水聲節孝餘光纓足
耀一枝西出又龍城
甘和白米我知君詩禮規繩自不羣向晚青欄猶

聖渥三珠相對月紛紛

老淚那堪為李方卻看庭下有賢郎居朕大化先歸
福畱待鄉邦續誌場

弱冠論襟四十年當時少友髮渾宣依依鶴館前塵
事遙夜玄琴曲沼蓮

蓼溪清議憶當頭西洋交尋意更彼長槐木州祠墓
下一官微力未兼修

此去應逢四友翁世間何處不泥鴻朱文舊與猶餘
感腸斷簫歌臘雪中

送金子明詰煥歸觀

有擔百千斤有路千萬里要須硬脊梁亦須勤步趾
此事在終身勉勵安可已我少不逾人我老尤無謂
誤君自遠來相守今二稔歸庭樂有賢刮目且待子

李正郎命龍追挽四絕

樟山淑氣古咸豐壽老家傳長者風赫赫 哀哀淳
實字 元陵回首白雲中

早已專經晚始科槐廳粉署玉鳴珂宦情不奈秋光
薄青駟南來便顧道

天公終惜大郎才扶膝瑤瑜自蚌胎餘福人間又何
恨丹旌去去颯秋颯

殷勤厚誼渭陽姻同是 先朝受獎臣當日後生今
望七臘天簫曲遠傷神

步寄丁德徵弼良溪西晚翠高

幾回遙夢在君傍詩自松窩語到詳白卉何須早紅
紫一株能獨晚青蒼年深此意猶霜雪材大他時并
敲簧卻憶盤桓元亮句清颯曾壓宋齊梁

田君光瑛挽三絕

三隱家聲殷海東知君兩世亦遺風高才正見因清
論天遣相從薄俗中

楚江紺結楚山青來往年綾各半程寓裏尚隣能老

廟幾回心膽對牀傾
一馬時時問病居先公厚誼不成虛東風絳旆歸何
恨八歲孤童已大書

城隱柳丈光迪挽五絕

白沙蒼石廣陵津少年清韻不緇塵南歸尚覺東中
樂鴻耀迢迢玉水濱
春堂宅相耿難忘櫟叟門墻古誼長珍重雪山書托
日繩趨庭下一賢郎
湛樂齋高從氏偕晚來宗嗣更增懷超然烏角西還
後霜落魚梁月轉槐

白首孤高分自安湖南一代碩人寬詩書舊澤應無
極畱待鄉邦續誌刊

城東幽隱七旬餘忽忽紗旌導柳車天曉緹紅幾人
哭不堪吟病泣雙祛

柳絲

木川延春驛夫傳自燕山謂是秦川道
植諸縣門與義城衙中所稱武昌柳者同

品云近年人多折
去移栽不可禁爾

渭城朝雨舊風流不作長絲政不休仙吏勝緣偕隱
久世間繁折幾多愁

金子明言二月二十六夜夢至一大廳謁朱子
朱子出所為文字責誨陳同父者示之斯事不

可無紀因以一絕相勉

真英雄出戰兢中無奈龍川只事功膠漆未祛金鐵
混可憐孤負考亭翁

自古元無衰聖賢三杯豪興祝融巔平生欲學難能
地與子相期一敬傳

寄韓上舍汝願基孝二絕并小識

歲歲鶯花幾萬重兩翁生老太平中風流已是相來
往能復西投白竹筇
一雨千花取次闌未妨收拾入油團詩腸可括春天
下莫怕輕陰淅淅寒

兒輩前花招友乃翁亦有興不淺其肯肯否
有願陪從者尤幸

奉贈羅戚兄乃王氏璧天謚號慶席并小序

忠烈公已交易名今庚戌 宣延病廢蹙起
詩云乎哉

聞說星郎一惠宣錦城絲管自勾天臨江大節 皇
朝殿蹈海高風虜史傳誥下崇禎三甲子庭前新慶
幾曾玄吳東白首無窮思吟送南雲獨悵朕

朴仁瑞驥柱挽

桃仙瓠聖又疑川一脈玄雲已幾傳直到西來吳楚

界風流上舍我同年

筆古詩華慶有餘夢中雲驥叶祥初生來已是沈潛
質寧詐甘心一小儒

三疊秋風未足論從頭古誼欲尋源遠迤禮樂兼書
數叵奈中道病有原

仁伯先凶伯敬隨畸人此日苦無依君歸正作黃墟
遇說到前塵也更悲

白邦衡 師宅挽

盤龍之西葭嶺南四月八日歸邦衡邦衡六世我北
里故有獨啟當三更家庭篤孝又相傳苦由泣血藥

藥形一飯二飯惟母為能令異顏終乎誠猶狀忍飢
苦讀書本立從來知道生於焉受笞伏不辭美談籍
籍傳農岷流離南北亦幾時古今詩文還自程沙川
定居幸未晚幾回科場流大名知君於此卻不滿直
欲慕古齊崢嶸有眼縱橫廿一史有心周羅十三經
逶迤三式貫九章出入三才融八紘桑陰在在占太
白山鏽時時窺老星才高行卓更幾世有知音將
大鳴豈意今春四十二計車忽至人皆驚如我畸人
老已廢俯仰天地偏傷情憶昔尊公來托日窮途苦
語何丁寧君時得年甫成童遂與大兒如弟兄論心

講誼父子間不恨東西多合并只今回頭已陳跡
鳴短簫隨寒旌一季三孤且可慰他時楚傳須公評
考巖見尋院錄果知愈相彥鎬已以五月四日
北歸歷謁是即 寧陵國忌之日也因賦二絕
千里南瀛少古還冲庵華老足悲酸白頭舊輔終無
恙天日如今獨照丹
楚廟其如感慨新公來又是泣弓辰惟應灑落他年
契重勉明天與正人

四月六日有鸞飛至垂柳頂上不鳴而去兒輩
嘲以啞鸞余爲之賦一絕

時言時默自天機動靜無端識者稀我亦只今藏用
久未妨相與約同歸

陳家孝烈歌

三相之鄉一吳城南有方等西道遙培風大阜屹其
中十里北隣沙津潮鄭絕張散幾歲月政堂氏族猶
相傳中間盛衰漫無紀惟有孝烈今稱賢陳孝子陳
孝子邑中故吏年十四父病苦淋醫技窮涕泣口吮
無少離旁人感動天亦監畢竟驚着石自出嘉靖之
世 國有旌新增勝覽容齋筆城南大街縣門西遺
址分明樵牧說時維龍里吳直長一體光輝爭日月

林烈婦林烈婦來配其孫天質美崩城一慟二十餘
三年歡粥情無已頭戴躬奠墓前哭癸巳辛巳長縷
服崇禎癸酉樹間闕 明陵已卯昭邑錄風聲初賴
卞一節圖記終徵宋蘭谷時維邇里我崔妣先後東
西并芬馥嗟孝子嗟烈婦一家二倫無與京山如增
重水增深其死萬年真如生安得一官聯太史爲作
合傳吾斯榮

雨中賞蓮二絕

楊柳蹊通桑柘籬一節行藥又西池池心忽地何天
雨正是花明葉暗時

珠璣多小遞危微撩亂風盤自氣機莫怕紅脂容易
損疎襟猶挹遠香歸

苦雨二絕

斷續梅霖苦不晴一天涼吹四簷聲馮河倒海龍公
事老去無端只作梅

眼中方滅幾村烟度外因沈列郡田尚幸調元聞有
手車行牛健莫教顛

甲寅知命在承 恩命步示官教承余詩二絕

庚戌天東誕 睿年鴻樞新 渥冠青編昂藏八十
仍加二頂玉腰緋亦地仙

國齋藁
翁少先人五歲纔白頭孤露悵幽懷那堪出袖回鸞
紙正是深秋晚隱齋

詩賀金公再旭嘉義同樞新命

昔賢重母黨况復父同庚私情固應爾大樂元樂生
念公金陵金海判同我源詩雲兩界上山溪江抱邨
明陵三十年崇禎周涪灘維時際清寧降此仙鶴
翰氣厚神自完不煩蓼苴餌居狀八十七澹泊忘名
位有子有孫曾望望雞窠老於焉再庚戌 邦慶自
宮吳重開 貳極門同歡八路人減租及蠲徭一一
涵 天仁 太母方舍館庶老爰沾秩 命公迺嘉

義同知古樞密 天書不期至 御寶鸞回紙桑榆
頓生色花樹亦獻喜我謂此無前請公行謝 恩康
壯正如許無難入 天門不見衆西上因竝諸宰列
聞公一莞爾於彼不肩肩即此可知高且待三世
贈泉途改照日始得伸孝敬如公足範世我心還何
如白首無怙恃未少身猶餘憶昨過幽庄交臂失一
拜伊來接諸孫稍幸續舊債風醫已全瘳欲往嗟無
由徐歸作此歌遙遙侑尊舟更遲明歲春冊 儲申
休時狀後進知事使我重矢詩

九月十三日夜雨偶夢記古閨怨詩西風撼撼

動梧枝碧落冥冥雁去遲斜倚綠窓仍不寐一
眉新月下西池諷誦數回感歎于懷及起思之
今日卽先英宗大王誕辰也白首未死永念
華衰乃知夢裏思夫之作有餘戀主之際
因步其韻以寓沒世之悲

湘竹斑斑已幾枝九疑魂斷白雲遲多情徹曉神靈
雨將淚蕭騷柳吐池

金君邦周挽二律

英憲家聲遠松沙衆望推葛花中毒日柀樹息陰時
觀海溶溶月臨池躍躍鯤卦周還少八天道濟何爲

芻郡相聞熟神京一面初叮嚀魯樓記珍重劔許書

玉璫俄催紉頰兒獨守廬鳴皋千古意那更問遺墟

和柳君弼匡天歸樂堂韻

不分塵容換芟衣幾人今世異行違多君久解青山
樂向我先期白首歸西吐壯遊甘林畝東南華藻擬
苔磯居狀屋就詩成後取次看看杜德機

與二兒話有懷子明金喆煥

君去無人說此心月明西塾夜將淡春秋一部山燈
下應憶吾家白雪音

病餘檢書懶得陽春舊及密院吳伯浚澹根改

三月十日胎到已酉十月罷歸後二絕感歎追

和

幽吟一室玉鏘鳴羞喚會楊作友兄百世應知心獨
苦不關庭樹歲華更

圓鏡相逢自易期祝融真會定何時多情小雪還今

日強和前年十月詩

春抄聞書外別傳以爲須讀
海南地理書故第二及之

洪克之樂真挽五絕

豐山秀句說洪厓侃澗畔貞松雪亦排君自承平仍

壯學故家餘烈冠吾儕

松澗千環亦號盤桓克之
初祖也師栗谷始知名

曾魯未堅進學宜依歸成就仰先師嚴嚴筆法兼心

法幾歲弘規授受時

釋性誰將在氣添不知天理是單拈正傳自有神真

句抵灰潛心豈屬磨

加麻輕重孰情文遙糾微言亦足聞至竟相推松水

狀未堪賓主白絲紛

首句壬辰師卷時事。克之具
幣請余爲松澗行狀余以病辭

又以水樓金士謙狀累蒙未成者
待余無可下手狀後請以托之

雲江綾水二板連何許青山是吉阡殘雪短簫無限

恨篋中還有舊詩篇

金君大成

邦集挽三絕

花亭一氣水樓清賢叔樞衣有大成珍重雲門餘韻

枉幾回相訪便相傾

玉潔金剛士望尊詩書茅屋一山門千秋蘭侍邨名

義曾自吳東此老言

邨名本云乃時余以丁蘭刻像母故事故改為蘭侍洞

幼婦孤兒亦奈何丹旌去去白雲多表章已有奇翁

記不博高官與甲科

樂府

奉賀李令公

錫天

新授通政大夫慶宴樂府詩

并序

蓋聞禹箕明範龜疇揭五福之元并柳呈祥

狼地耀千秋之彩是以天亭乾與六萬之瑄

灰已飛地隔崑崙百片之海籌斯鮮狀則滄

花犬而閱浮世則白駒之流年不足言也植

玉鳩而陳常珍則青雲之華袂不足貴也故

知金鈕盞綬俗榮不能越子喬之遐齡弱草

輕塵浮生不能齊女媧之長壽是以養序垂

曲臺之記得位著子思之書德豈無名上天

降錫民之福老而愈壯 聖代推燕毛之恩

寶牒鼎來授二品三品之華級 綸音渙發

赫千歲萬歲之榮光追虞皇養縞之儀邁漢

帝賜帛之詔所重如此其人為誰惟公 太

祖王之雲仍沃野令之苗裔璿潢王派流風
踵六聖之餘河目絲髯公日而長秀
質超四宗之後分精太白餐靈桃於瑤池受
氣大黃綴仙班於瓊籍雖溢米蒲芡泣風雨
於早齡而棣華雍渠樂毓壘於中歲逮夫荆
樹之蕭瑟奈何橘林之凋零顧哀幟未足以
傷神蓋真元已多乎固本冰牙利齒快嚼大
觥之登盤月眼紺瞳明覷細蠅之寫字何必
經熊伸鳥始延長年不須煮木烹麥自底遐
笑奚地仙之健美乃天神之護扶蒼龍舊年

已經八十餘周匝蔥菁今歲未遠一百回方
來鳳穴靈雛映三柯之珠樹雞窠老子近九
世之神翁鵲噪猿鳴何傷社工部舊病瑤林
玉樹元是王太尉美姿方且受福之穰穰田
來積善之哀哀宜第祿自天之未艾故國
家尊惠之無垠是時也八埏咸寧百姓皆
喜存問致餽 睿念軫於龐眉賜米養安
聖化浹於黃髮且夫虹流太渚天回六十歲
光陰日出咸池曆紀三七年晷景南山祝壽
先瞻耆閣之 龍顏壯極頌 綸受慰海邦

之駘肯依 先朝之舊典給通政之新榮
王曰嗟予臣隣眉壽無害爾尚將厥父母景
福不騫 九重龍光煥至寶蓬華之下三百
州縣囿鄧隆太和之中肆我公亦得與焉蓋
天恩於斯至矣是故一洞鼇抃而爭賀九族
雀躍而同欣 紫誥鸞回帶天中五雲之彩
玉圈花鏤作地上千金之珍玄袍動輝紫帶
添色嗟頂踵實歸於造化顧宗黨益慶以杯
匱爾乃曰殺羔羊載迎賓客既謁先祖瞻廟
祠而長懷乃謝 鴻恩望 天棖而遐慕哀

絲豪竹雜金縷之清歌淥醕嘉穀舉玉船之
淡酌諸孫酌斗彩服炫於丹花小阮飛觥漆
髮鑑於霜鬢孰不祝以難老神亦期以無疆
其爲爵也至崇其爲榮也甚鮮豈徒香山九
老繪禪宮之勝遊洛社四公集耆英之高會
而已哉猗歟盛矣胤錫情視吾祖戚聯姨孫
杖屨追隨親覲童顏兒齒筵席歌粿自辛千
載一時在敖揚揚蹈舞太平之烟月舉疇逸
逸醉飽德將之酒散是宜美槩而陳辭爰此
飛箋而獻賀吁才無吐鳳恐玷藍瑛之字尹

聲有談龍羞學金口之緘繡豈日摘藻直爲
揀情遂以沁園春一闕侑之曰

五朝間峨七紀高年天爵何羞自乾坤氣瀉世無遺
齡珣勃年促誰添靈籌韶穉顏色鬢黑鬢髮我公年
紀人莫侔 聖代尊 恩玉軸生輝飛墜雲頭○參
廟宇望 天闕感古今無愁還有愁卜良辰宴賓客
飛羽鷗春生几筵絃彈篴篴玉喉窸窸羔兒歛歛永
今夕與子遨遊嗟小子覲清光望道遙雙涕流公與叔祖

同生甲辰
歲故及之

水調歌頭寄師道

丁師辦
庚午

離別已經歲倏忽又逢秋政憐妖癘彌宇相敘苦無
由雨滴疎簾孤夢風引閒庭散步隨處使人愁早晚
尋君去一笑俯溪流○生較遲悲不復及前修浴泗
千載事實曠感豈堪休但認六經要領便挈百家鈐
轄聊且樂忘憂願與子同志相勉寡愆尤

壯樓八詠

并序
戊戌

嚶嚶先生頃示壯樓八詠顧以授簡之勤有
不得終辭謹依李益齋松都八詠調寄巫山
一段雲者以俟進退

地戒隆東夏山容壯

本朝五卿三喬氣相交無畫

亦無宵○得日蒸初起隨風抹未消閒龍正急喝民

要誰遣試行瓢

右白嶽晴嵐

礙月何方事尋梅尚韻流爭如都市此山丘輸爽一
間樓○後夜澄將愜平朝灑不收先生寧遽學主猷
存氣定天游

右西山爽氣宋人有武昌尋梅句唐人

有洪州礙月句各為西山而發者

漢代丹青界華山混沌鄉陂陀小麓亦仁王平瞰幾
都房○萬紫歸陶鑄千紅入辨章乾坤春意一團腔

善識實無芳

右雲臺看花今文尚書平章古作辨章

邵子詩賞花全易識花難善識花人獨倚欄

景福留光化長街夾列曹平時翔集幾英豪今夕只
心勞○虛月初鋪水輕埃不起毫悠然西山履聲高

未怕宿鴉號

右天街步月

太乙真蹤在三天道氣餘白蓮峯下是誰墟空水自
如如○濯足方清隱澄心復古初翠翁何事不相須
獨頰更長噓

右隱巖臨流

故廟清池畔孤亭小洞中支天大節凜餘風霜候早
傳楓○殷絳捏應妒竊紅茜不工何煩一萬二千峯
辛苦費游筇

右古亭賞楓

清白傳家遠縹緗載籍全多時枕藉髮渾官隱約對

先賢○洛誦宵猶足鱗開畫更便縱橫駿馳卻逢源

且遲入經筵

右清書散帙公家曠書目總題曰載籍

全書曰漢人呼眼鏡曰駿馳

月動開虛嶂風來送遠灘此心誰語獨眠難白雪繞
絃寒○天樂遙分籟山精欲撼檠應懷招隱桂枝攀
人靜始堪彈
右靜夜理琴

頤齋遺藁卷之五

頤齋遺藁卷之六
書

擬上黎湖朴公弼周書 丙寅

竊嘗聞古之人有心欲求道而僻於生陋於長未得
與當世之大老先生日相追陪以為依歸則於是必
自悼以為天生男子豈偶朕哉我亦男子之一耳苟
不得大老先生而自廁於門人弟子之列以明本來
具有之善以稱天生男子之意則我非夫也必舂糧
裹足奔走乎四方以求其所謂大老先生而不幸而
未得則吾事未為終幸而得之則必披心剋臂庶幾

一瞻省宇而承謦欬焉又必以束脞書角候於門外以聽其進退焉是無他也蓋夫子有言曰居是邦事其大夫之賢者是豈惟好賢之心為然亦以其氣質或有猶駟識性或有愚惹必欲其薰炙春風之中磨礱臯比之前以脫乎窠槽以進乎高明耳夫如是故彼大老先生不忍其才不若無歸也必度其誠憐其癡而許之以教育又不以其人之卑鄙而必盡其牖導者何也豈不以彼方向德而來若或拒之是非古君子樂育之意也耶小生之以降今已十有八歲矣自十許歲以後始聞舉業之外別有所謂性理之學

而竊自慨朕有委身從事之意准湖之外邈在東南未聞有大先生崛起而倡學者已以慮百餘年矣是以士子之祗有名稱者要皆不出於場屋間事業而止耳小生適不幸其生也既於是其長也亦於是而四觀八聞朝吟暮暗皆不過鈔劇詞章之習而已為己之學雖不可靠着他人而晦翁固不曰無長上唱率工夫殊無次第乎槩其上無良師苟無強輔雖或有意於向裏而旋忽愆之及落前套金仁山所謂猶夫人也者寔此之謂耳每惟念昔我叔祖游於農巖先生之門家庭三世源流有自而回顧吾身只自頽

嬾恐負先靈之攸托此所以日夕凌兢思以無忝而
不量其愚妄希於窺斑者也狀而放心未求道體難
尋稍欲修飭畏人非笑張子所謂天下之大患者不
期犯而已犯矣不寧茲也以言乎氣稟則實偏於柔
惡以言乎立志則苦之於堅定或欲直前勇做而先
己懶惰或有流於惡幾而未知精察或已無實行而
反學鸚鵡之能言或善心纔發而遽被物慾之交誘
其爲人也若而而又不待經誨於一世之大宗師有
以師法其萬一而不爲君子之所棄則亦見愧於都
亭之鼠耳尚奚暇論於性命之蘊天人之妙耶恭惟

老先生養德山林着眼高明一動靜而爲士林之矜
式一語默而爲舉國之標臬誠一世之大老而吾道
之所在也矧聞問者 聖上倚毗擢以天官先生一
劄義理昭揭自是以來先生聲名日益隆吾道日益
光先生所蘊於平日者固非區區測管所可仰窺而
於此一事猶可竊觀乎盛德之一二則不亦環東土
數千里士林之幸歟小生因竊自私曰昔之人雖已
云遠而及其遺跡尚可以想像其彷彿而不與同時
之歎願爲執鞭之心愈久而愈切况今先生倡道於
衰世領袖於後學小生幸與之並一代同一國而若

不得一者前進趨拜於下風則是乃自絕於大賢之門而其於稍知自好者之倫不足以齒之也尚可以入乎哉而况點檢自身其不可畏難而苟安者殆不可以歷舉也此所以日夕矯望以爲安得與大先生追陪有所觀感而儀式而不遂爲小人之歸者也今日之來益將一瞻其眉宇以承其聲教而因竊自附於古人求道之義又有以待立乎掛牌秉拂之下聞一善服一訓尚冀分寸之有進則小生之受賜於先生者不翅多矣慕用之深敢不揆僭謹以一書先之于門者是亦古人之所行也幸先生不以卑鄙特許

坐受而不辜其耿耿之意則幸甚幸甚小生不勝惶悚之至

上溪湖先生書

丁丑

陽德昭泉一寒漸陡伏問辰下道體氣候神佑茂對院中近立何課士友頗益團聚否胤錫慕德多年承誨數度自顧亾狀乃蒙不鄙固知大君子引進誘掖之方不但以先誼爲狀而誠意既淺行橐又罄函丈之間不獲許久從頌卒卒還往只是忙舉子備禮模樣辭退以來一心悚慙殆不以倉息弛耳况如胄錫前後僅能一造者其爲瞻悵又何可已也目今親候

區齋集
幸安僻居有暇每念勤教非不欲用力於小學而行
役之餘身蟻乘之初未及一場諷詠間又迤邐奔逸
於不急不緊之處因循荏苒忽跨三十齒矣以此伎
倆異時進謁當作何如顏面也因竊記秋抄陪坐之
際施出理數說話非敢以是自矜口爲當初痼疾都
在此處後雖稍稍驅遣終覺不去故舊緣奉告庶幾
受一頂針而畢竟僭率之發恐無所逃罪矣及夫歸
洋也金上舍天根甫適自門下來傳致盛教以爲不
流方技則亦奚有妨此尤見不屑之誨已荒之度不
以其既退而有間矣胤錫雖無識知可不以此一轉

語服膺不忘以當書紳之訓乎胤錫則姿質之魯願
亦無由自奮倘一朝賴天之靈薰灸淬磨不遂負前
日所獎我愛魯者之教則受賜不尤大哉千萬不備

上羨湖先生書

庚辰

秋氣向寒不審道體何如折旬聞未免饑伏想江居
有難支者先生固迫狀任之矣子弟之憂當奈此何
胤錫等老父衰疾幸不添瓴而慈母久患風眼閱時
針灸竟成痼疾狀猶不能捨醫而遑暇區區燭閱曾
未暫弛顧以誠淺恐無以感動神明耳流光不住又
此滾纏尋行舊業太半荒蕪每念頃日力疾勤誨之

盛意未始不蹶狀以起聊且繙覽大學叅以或問及語類則庶幾溫燁有趣不辜寵誨而推而驗之身心事物之間多見其蹠蹠若是而何敢望一分前進也院中諸友有益策厲者否離索以來不容忘也

上羨湖先生書

乙酉

客又遇詩山優蚤緣奉起居竊想已獲關聽矣曾未幾時醉辰正朝又次第迭代伏惟道體氣候介福目今聖算無疆而先生亦冉冉望七則天意於是益有不偶狀者朝野之慶士友之幸當如何哉胤錫等僻蟄湖海獨未得趨與於獻壽則誠禮薄矣慚悚深

矣况聞因一人強辨霆霹橫加惟先生碩果不食陽德无疾斯于門墻瞻仰者訊不猶以爲慰而以先生憂世憂道之心不瑕至於撫几而浩歎于前夏毀藁固已敬認尊旨矣第未審伊時所不辭本帶說畢竟判定何居果遂登徹乎區區下懷又不能不閱於無聞也詩山之治由猛而寬人多稱道之不已頃書見報以爲先生早晚若復南下則隨時相告要與同候杖屨觀其德愛良不淺矣倘先生試畱神塲即長沙之訪祝融之游宜亦一盛事胤錫雖以狀請爲當日林擇之也惟是德之重以數月咳悴只一身心無暇

振刷狀於所警喪志之病則覺稍稍有間手墨大字
先生實命之矣父親所以日夕激厲者又將循是有
進庶幾卒承誘掖之萬一每一念之未始不屢起也
自餘顛掉不備

上羨湖先生書 乙酉

三山進拜實出微誠而行橐垂罄不獲留侍一兩日
草草辭退殆亦備禮而止耳歸來悵慕尚奚堪抑光
陰不任忽已秋矣伏惟道體氣候一向介福四月其
果還次否夫人宿患加減如何令胤消息又何居比
聞因事得遞義所不安其勢固狀而獨於為養一節

似當關心夫未知遞後更移他職否胤錫五月中僅
了山訟此乃先生一言之惠區區感鑄歎且無以稱
報惟當自飭庶幾寡過不負勤誨之盛德而親年已
衰病甚靡暇身亦方苦眼昏畢竟恐作內障即平生
行墨小菜無或因之廢閣耶一念畏懼如坐針氈見
方隨力課所受大學祈有分毫之益而已抑胤錫敢
陳所邈此去安生處命即奉仁人也其先勿齋公學
行忠義已經先輩之褒 啓 朝家之賞除而數言
年來泯沒久矣欲乞先生信筆刻之石以示百世而
胤錫亦既有世好輒採可據修行狀一通非敢有誣

於大君子公聽也茲於其行僭附一書以此說尾之
倘蒙先生尚其烈而哀其志俯賜立言以幸世道則
非獨子孫之滿望而南士之心亦可以少慰矣千萬
不備

上漢湖先生書

七百

伏惟履霜先生道體氣候介社令胤侍學何居今從
子城主續又引義而歸固知訓誨所及聲烈有在而
言外之憂滋不少矣况胤錫等半年游從情好纒敦
而忽此決別無可依庇雖歎奈何前月安生行胤錫
率爾干冒政以爲懼乃蒙下教不惟反賜開可旋獲

奉睹狀跋信乎朱先生舊例之可徵則兩家子孫之
幸百世忠義之勸豈直尋常珪組之比哉竊嘗聞之
從古大君子發幽褒潛細大無遺在衰世尤惓惓致
力今先生進不可以有爲退猶得以明道而又不惜
一言爲前人表章則只此一路雖未足究夫大業而
嘉惠四方尚亦使之興起斯於 國家風化所助豈
不弘多乎頃僭城主商議及此而至於金生先跡重
與爲之慨狀想渠旣遂趨拜矣其得慰滿大願惟在
字感而城主資送之意尤可欽賞早晚歸侍或當面
稟委折耳雖狀一自靈光守城錄毀板以來旋聞本

事實繫慕義錄而先生所序在於慕義則區區之愚
不無怕於浸及未知畢竟將如何也胤錫僅依親側
年又告歉私念之深不但學荒之可惕春間若可辦
稷敢不首塗千萬眼眇不備

上羨湖先生書

丙戌

辭退已踰旬日伏惟霽涼先生道體增福夫人患候
又何居區區實切馳仰胤錫纔獲 恩謝而炎暘成
疾無暇更進一二治具又不免關心姑擬趁海南歸
至歲杪乃始赴番耳願以未優之學粹當為養之任
奔走千里斷送一生此甚可懼者雖歎奈何因念混

闢堂遺藁就中商証先生是命每一繙閱覺此老殊
不草草但前後瀾翻終歸註脚如向日印可之旨豈
所謂歛口順耳如誦己言者耶大約諸段鮮恃古人
而至於天地始終圖傳下面以十進退之說指要本
文正自有謬從而為辭誠可疑也惟考變一二不變
爻占辨乾坤獨占二用說是固苑洛退陶所疑而未
決者乃能發揮指歸於易有功倘先生更加折衷表
而出之則後學之幸也其餘尚或不無可稟而原書
不敢齎藁并洪友所送以呈俯頌尤幸千萬不備

上羨湖先生書

戊子

伏惟下涼先生道體氣候增福竊聞櫟川丈奄棄後
學吾道益孤之歎在先生應所爾爾矧又重以親懿
予胤錫亾狀不足以辱長者一顧而時因士友竭來
得被一二獎語此始為先生故也區區亦願一拜庶
不歸於自外而今已矣慟悔奈何抑頃日速來之教
有以仰認曲念而竟為僚員所炒不得已肅拜入直
既已到此果多拘掣如得脫出敢不前進奉慰昨接
家書誠幸親候無他而三朔早甚四野無青大小三
十餘口將未免涸轍雖歸曷救欲歸又難日耿耿隱
憂此何人哉只誦朱夫子同安詩薄宦驅人向衰悴

一句而已千萬不備

上羨湖先生書

己丑

向來因椒洞奉問起居殆三數度竊想不至沈滯惟
是進拜之日忽已久矣末由身親承候誠禮安在引
領東望悚惶滋極伏惟靈爽先生道體神相百福永
衛安信續續有聞不近得椒報謂八九月之交御者
當就官養其已定計剋期耶胤錫經夏只添舊疾而
已區區行墨恐亦浸疏每念勤誨盛意感慙良深又
自移入宗簿以來不量孤弱妄欲釐正積謬項以一
提調海運公子廳直為書吏者偽造勳籍圖出 啓

下差帖畢竟綻露咎懲之故大為公子所忤初欲決
歸因擬仰稟而伴艱兩關未及遂願旋被諸公之誦
已致消融而又以為親出仕初意懇懇挽留姑且待
家庭回教耳事勢如此不免遲徊未知古人當之將
何以處義雖曰隱忍終覺不安循例入直聊復爾爾
伏乞一言開釋俾有所奉持如何如何今月若未自
奮則來月 瘡牒行當發向五臺而胤錫獨審終月
不易出倘僚意許於晦前乍脫則敢不趨拜耶謹憑
宋友 益中 附上書千萬不備

上羨湖先生書

己丑

華陽碑議之異同固知畢竟不無一場紛紜而豈意
乘暗無禮一至此哉其人亦胤錫舊所一識猶記甲
申年間邂逅語及心性之說曰洛下視湖中直為異
端蓋其積憾所由來久矣若先生於此議論雖不苟
同而未始不尊敬前輩之盛意則蓋或莫之仰認爾
事既至此惟當恭蒞聲討之舉奈鮮同志者何哉門
派已裂士氣先歿大學一言初甚寂寥而繼之者無
聞間有鄉曲一友生非不欲奮發而京裏謂空自京
先之遷就迄今何歎如之

上羨湖先生書

辛卯

伏惟新正先生道體氣候景福天右斯文七旬已屆
凡在嚮德莫不慶幸矧胤錫區區之誠尤當如何而
乃作此羈縶無由趨賀南望瞻悵只自勤懇向來華
陽之報豈勝賦痛門墻之列既受無辨之訓雖欲沫
涕出一口有不敢者所幸湖儒公議猶見一綫天理
而太學奈無一人近纔略約聲討而辭義似不嚴正
恐亦兩袒於郭東餘論而狀耳胤錫家力漸艱不惟
無以償債於千里且如帽袍亦檻樓太甚而人或疑
之以務為儉薄又况一箇身心愈久愈闕報將成門
下大罪人愧懼奈何

上羨湖先生書

辛卯

伏惟清和道體氣候萬祉向來無辨之訓既已奉持
心胃矣惟方寸有聞輒覺勃勃日間或又以為華陽
之會多主敦請復行院長事如舊則先生終亦不得
固辭胤錫於此誠有所感而平昌丈尤憤狀言此皆
流傳者助詢而云耳今茲疾患書候之日非不知拖
及外事之不敢而猶不能不以之並稟爾竊記頃年
以儀禮無初喪披髮與家禮不同者仰稟則先生誨
之曰茲事程朱亦姑因仍後學安可捨家禮而遠諉
儀禮胤錫偶聞一人來言湖中有洪量海者令人臨

密不許披髮其徒相與訛傳云夫禮時為大聖賢所
損益可知若果拘拘焉惟古是托而思以易天下則
古人以貴而降服以縲而節旬者亦可行之今日耶
况此一節自開元來已成時王之制而偏方一匹夫
又非有制禮作樂之具者乎先生如或聞此必有以
為世道深憂故敢及之

上嚶嚶齋金公用謙書 己丑

伏惟夜來靜中氣體候味道介福胤錫幾年瞻仰半
日陪侍不惟少慰區區夙昔之心亦盛德碩大而寬
廣禱鯁生歸依而涵泳則其為幸又訊大焉而况泉

樓樂院之約有足竊觀不遐而不翅職事之是警視
昔賢見程子半年始得大學西銘讀之者相去殆萬
驛矣早晚歸告老親則豈不曰此政石室先生腳下
知風之自者乎從今以往謹當乘暇承誨率以為常
庶嘉惠可邀於終始耳千萬不宣

上嚶嚶齋書 己丑

昨日枉臨榮幸實多伏惟夜來氣體增重胤錫今當
進謝床下而在直勿出既承下誨故只守戒而已豈
勝悵歎抑前後起居書面每以官稱殊非尊禮長者
之道曾聞羨上修書座下書以匏泉此豈洞名耶伏

乞回示使之奉以周旋如何樂學軌範容入紙地并
冀下示或擬隨力備辦庶幾許印嘉惠之意不歸虛
地耳幅窘欠敬尤用惶悚不備

上嚶嚶齋書 己丑

伏惟秋晴體中氣候增衛區區不勝仰慕閱清風文
百順所被 恩典令人喜贊不已疏儒竟復 謫去
雖其時義之未合而亦可憐矜也胤錫持被已廿二
日前頭又且留過六七日愁寂奈何來日古人所稱
一年明月若使無雲何慰如之第此游子之心觸境
懷親不知佳節之為可樂耳不備

上嚶嚶齋書 己丑

賞月之會浮世所鮮深仰風流之弘長也伏惟曉來
氣體候增衛國子先生一疏竟遭削黜信絕頂人物
恨未奉袂第為之增氣也侍教生獨漏疏錄已是一
命之故而前頭慶科又在停舉中惟待歸日而已原
疏或蒙借示耶欲誇示南士耳不備

上嚶嚶齋書 庚寅

伏惟比日氣體候增福仰慕不容已也胤錫此來居
賦一句矣南報去益可怖而庭書尚無聞私心已極
難言而客裏頭風又與眼疾齊發此時文獻所分音

樂選舉兩類考出之役實為添病一大崇况今缺缺
缺缺方以朱子大全語類入洋讎校遍屬諸人而胤
錫亦在存錄中竊念平昔豈無既見之願事關斯文
尤有重焉奈此事故適值相妨欲遂架疊受托則心
力不能專一若遂遷延待瘳則禮貌或涉通慢茲敢
專稟自處之義伏乞指教使得奉持如何抑嘗聞諸
老親則辛壬以後大缺公居謫於泰仁也源源從遊
舊誼則存倘蒙下執事一書相為告曉庶幾區區衷
曲無致得罪於缺缺而早晚宛轉容末席寬假則胤
錫之受賜亦大矣千萬眩顛不備

上嚶嚶齋書

庚寅

比日擬一倅候而公故驅馳重以風雨未果遂誠忽
蒙下問敬審氣候愆和驚慮無已無乃炎霖之際或
有少損而狀耶教下生鎮日寂寥誰肯念者時時存
錄實有感於下懷也初六受 香當於 祭罷後因
脫直歸洋敢不一進以圖承誨折中之說細繹多可
喜者可知彼人之不易得也豈所稱李光地實替成
之歟演機雖三編亦是當必究武備幾多卷矣只小
小節目有憾於疎缺而原其大腦亦不無一二疑處
若得他家善本先補落張次第考訂則庶乎可矣或

可芻借惠示不致下生固患眼疾而貪於玩索自願
補寫完上蓋落張不過三數此實折枝之類也抑板
本既在梁山倘因閔都正丈書囑嶺伯則所費紙地
不過四卷六張竊欲待其印來備納未知意下如何
僭率仰請尤用惶仄撓甚不備

上靜慎齋金公

時祭書 癸未

伏惟獻發靜中氣體候茂膺介祉 聖壽之慶實是
四百年希觀大庭禮成想有雷雨之澤則以座下斷
斷誠忠亦豈久於向隅乎先期馳賀尤不容已胤錫
將老無他私幸則淡而牛齒漸邁拙業愈荒恐遂辜

負父師之訓矣雖歎奈何因念易之爲書視諸經最
稱難讀而座下居南以來講服不輟出處語默必與
之掣狀相會而區區文義之末宜無煩於下問也乃
者不以胤錫爲不可教既出大傳及記疑而示之曰
吾遲子久矣旋又許令論辨若將上下往復如古之
爲者噫此盛心也亦胤錫所願而不敢請者也顧以
卒卒將歸只得略誦所聞而已今輒附疏餘蘊而請
質焉可乎其一則陰變陽化之說也蓋變化二字有
以流行言者如云乾道變化及化而裁之謂之變以
至單言變者是也有以對待言者如云在天成象在

地成形而變化見矣及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以至變化者進退之象也者是也陰陽本一氣耳迭運無窮如環斯循而屈則伸伸則屈消則長長則消所謂流行之變化故朱子以爲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而又以爲此等字須通看乃好狀而有一則有二屈非伸也伸非屈也消不可謂長也長不可謂消也所謂對待之變化故朱子於此又必明白分說既曰陰變爲陽陽化爲陰又曰陰或變陽陽或變陰又曰柔變而趨於剛者退極而進也剛化而趨於柔者進極而退也既變而剛則晝而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矣

又曰變是自陰之陽忽狀而變故謂之變化是自陽之陰漸漸消磨將去故謂之化自陰而陽自是長得猛自陽而陰自是消磨將去是其分說於陰陽界限之間者槩可見矣狀則方其自陰而陽也雖曰陰變而變之既成則非陰而陽也坤之乾曰以大終也始雖陰而終爲陽則變之一字其將屬之陰乎屬之陽乎似不可不屬之陽也方其自陽而陰也雖曰陽化而化之既成則非陽而陰也乾之坤曰不可爲首也始雖陽而終爲陰則化之一字其將屬之陽乎屬之陰乎似不可不屬之陰也而况邵子所謂天之變地

之化者其所分屬益彰明矣于斯義也又豈不足以相證乎由是推之一變六化一節之與此異同庶乎其不難辨矣天地之數一而終於十十則復於一一奇一耦相錯而相承故自一而二自三而四自五而六自七而八自九而十則是其自陽而陰也自二而三自四而五自六而七自八而九自十而一則是其自陰而陽也自陰而陽其變者屬陽故一三五七九皆謂之變自陽而陰其化者屬陰故二四六八十皆謂之化此與前一節正見其為同而未見其為異矣座下既獨有疑於異同而又疑傳寫之差互則胤錫

之感安得不為之滋甚乎其二則著七卦八之說也蓋著之四十九七七之數也卦之六十四八八之數也但依算法開方計之則著之七卦之八如指掌矣而况卦之八又自有先天圖可考乎雖狀抑嘗聞之著之德圓卦之德方邵子曰圓者徑一圍三重之則六方者徑一圍四重之則八又曰著數不以六而以七何也並其餘分也斯言也須有註解乃可以究微故竊不自揆以為物之圓者徑一則圍三而又有餘分算法所謂古率者大約徑一圍三而無餘分耳何足準也惟祖氏密率攷圓最精而要其實數徑一尺

則圍三尺一寸四分一厘五毫九秒二忽六五其自
一分已下者非餘分子雖曰餘分而亦不可棄而不
紀故并之之際必舉其成數而加一若夫物之方者
徑一則圍四而無餘分可并矣且陰陽之中各具陰
陽故圓三而重之爲六焉方四而重之爲八焉圓有
加一故得七而著之數以之方無加一故因八而卦
之數以之著者卦之用也卦者著之體也彼其二體
一用孰非自狀之妙乎狀而圓方既別其數亦別有
不可相混者矣座下直以圓三方四合之爲著數之
七則胤錫之惑又安得不爲之滋甚乎凡此二說既

有所惑若或終隱於座下而不求所以幸教則是胤
錫之自疏於盛德也雖愚亾狀其何敢狀惟其志在
於請聞經義而枉簡所發觸冒是懼伏惟俯垂不屑
之誨而恕其罪焉

上靜慎齋書

癸未

春夏以來久闕起居區區懿德與日俱深伏惟炎歊
靜中氣體候神右介社月前得杜湖書聞伯胤有舉
室南下意不審果否此在至情不得不狀者而世道
之憂良亦不鮮奈何奈何胤錫塵依省側顧以病孀
之故初擬直拜床下庶幾承誨有所振拔十一日行

到古長城北邨親舊家粹值霖滂因爲水阻淹滯四
五日不得已徑向此山方住白蓮溫理舊讀易經過
此月則又將移住天真矣山深樓敞政好呀唔而素
崇仍復乘之益恨不能奔走於下風耳竊念春初下
答論易書中有邵朱諸說錄致全文之教而憂冗濼
縛無由趁早今則非不錄來而又無由躬造而請教
不敏亾狀安所逋責茲於衲子傻中敬賚以呈因修
書付焉伏望恕其僭慢幸又發揮精蘊使後學有以
折衷則叔子涪州之力豈獨可驗於髭髮哉抑便風
似聞羨櫟二丈疏本方在案頭或令記府覓惠以慰

饑渴之誠則謹當毋洩立覆耳

上靜慎齋書

甲甲

陽春布澤膏雨潤物伏惟大君子氣體候介社區區
慕德不翅饑渴忽聞比者 恩命遠降行路喧傳懈
習之淺又無以名言也因念執御居南茲六年所中
朝學士大夫益莫不日夕引領庶幾皓天之復而若
胤錫愚陋顧幸得有師法雖其地相距稍間未能頻
拜床下狀其尊信愛悅亦不在於人後矣矧客冬年
山觀易之約竊觀盛意不惟默契於古人抑將嘉惠
於後生而天不遂願已足可慨頃又以性理大全私

自註筆之役未惜心力仍苦眼青歲時起居亦闕狀
未奉自疏自遠安所逃罪乃今一朝而此報遽至由
世道言之尊 主庇民此其階矣卽胤錫踽踽將若
之何惟擬竭蹶前進申寫下誠之萬一而前此兩度
虛聲是懲將發卻停輒走書以稟如蒙記府細布則
謹當徒步承候於館所言涉僭冒兢惶不自己也

上靜慎齋書 乙酉

完城奉別忽忽經年伏惟新正令監體候增福引領
送賀不敢已也嘗念向來得以時趨謁觀感不一是
則座下之居南反爲胤錫之幸矣一自前春以來坐

失此幸蚤夜思之若無所憑依惟是別路約禮之教
尚汪洋耳邊倘異時能加策勵則所謂將身而報恩
者或在是乎乃若大君子誠忠旣蒙 宥矣次第迢
叙入訖不想望而歸次已久猶未有好音瞻仰之私
不能不訝鬱第聞海樹清景華萼鞞鞞此實人間樂
事豈著朱騎馬所宜博者耶興言及此卻爲之爽狀
耳胤錫牛齒漸邁學業無進恐畢竟止此伎倆雖歎
奈何只擬一者專造庶幾少酬願言而老人苦無健
時身亦不暇抽出情禮之薄已無以逃罪矣况前秋
歸自石室又未免顛沛泥濘行儲店之此計因以左

焉始知一觀德儀亦始有所命者無乃好懿之心不及古人而狀哉惟埃天假以暇當不負耿耿也

與趙判書 暇書 戊子

甘雨成霖伏惟台體氣候益福嚮風馳義實非恆品而坐直宿不得私擬竭來維北有斗祗自瞻仰而已胤錫凶狀何足以奉承盛誨雖狀亦嘗有聞於父師而質之雙湖也久矣從古士君子或進或退惟其時義可進而進位都將相而不為泰可退而退身切饑寒而不為窮所貴乎富有德學以俟用舍之如何耳今大監剛方之操嚴毅之儀又重以難進而易退

因之顛沛曾不戚噤是固通國之所共知若其發之而宣著者又豈無本而狀哉益胤錫生長東南不及早游門下乃者始幸親造有以竊聽警效而几案之間周易一部在焉噫易之精蘊雖非胤錫者流所或窺測而知時識勢進德修業聖賢發揮之旨亦已明矣豈特區區著卦云乎伏想大監於此心通理順本立而道生必有早晚可以需世者胤錫誠愚且僭不敢請也狀而頂於處義之稟既辱完爾下答輒恃慈愨懇乞不鄙一二緒餘尚可書教否乎千萬不備

與趙參議 暇書 己卯

陔齋書
完邱奉違忽踰數月區區戀德愈久愈深意外官隸
遽到抵家親書敬審歸次以來燕申多暇温燁有趣
幸慰不可量第惟層峯之慟見已完襄滿目陳跡在
至情雖所難忍而無益之悲亦古人所戒達觀理遠
想有以寬譬也民等省側劣侏深愧優游回思講席
周旋諄誨在耳而曾未幾何頓失烏頭之力秋間候
拜未知作何推諉也自餘立促不備

與趙參議職書庚辰

西南竄絕若限天上所幸下執事不遺庸賤遠存頻
仍彼時站上撩攘必多而乃費遠思如此下情尤不

自安風土之美不比瘴濕是於執事固可馳賀況以
人才之盛又值作興之會 朝家他日豈不賴此而
有需哉至若香山泚水光亭密臺之勝執事既為主
人卽胤錫兄弟雖靡寵速猶當竭蹶奔走以備顧望
而慈親久患風眼浸不視物今已疾痼矣中間鍼灸
不一其方而誠孝淺薄竟未收効尋行數里亦猶權
行倚閣千里長程何暇於前進耶天寒杜戶舊游如
夢人生此世宥不勝情而憂兌掣之好事良鮮每一
興懷中夜耿耿耳金副學文頃幸陪游白羊長胤亦
在座上恨執事不與其間耳為撥起居因此便付呈

未知幾日可到梨花亭邊也

與趙參議暇書 壬午

慈德多年貞又復元伏惟執事體候增福前秋科儒
之回得接庭下辱問恭審高駕旋自涇右住在漢上
挈令胤吾伊日夕不省功利爲何物甚美談也歎歎
何勝向非賤疾爲祟則黃緣西行出紅塵三十里當
復奉教於雲沙鷗鷺之間而病未能也下情於此益
覺耿耿第聞伊時似未免要出延恩門一步而畢竟
盛意必尋遂初賦而後已敢問比來去就何居幸有
以詳教也講義一通亦依前教繕寫裝縑以呈末端

空一葉請竢清暇信筆作後語使講事初毀頓未得
談載焉則來者覽之其有不撫卷彷徨如目前者乎
嗟呼事關斯文非細故也若賜不鄙卽謫劣與有榮
矣

答趙參議暇書 癸未

漢上之游船屐俱適以座下好賢之盛又數數來往
則崇深之益想必不貲使此亾狀黨或一依餘光志
願庶畢而安可得也乃長者不以卑鄙對座下言及
於六百里外華袞有煒足令人感發而座下於此聞
而喜之又從而書道之古人所以若已有之者豈謂

是歟區區榮愧愈不敢自己也

與趙參議 暇書甲申

向伏見執事羨上書語其於老父眷係深矣苟非平日記念之篤則曷至於斯由文嘗稱老父見知於執事因及別薦曰此等事于遐方多爲休紙今若不爲休紙則好矣夫以老父之潛德一經發揚遂至有擬副境界固知大君子公聽雖非容私而人子佩戰之心亦天理人情所當狀者也從今以往拱手願望不予吾執事而于誰哉雖狀竭人之忠盡人之歡君子有所戒焉自惟亾狀揆厥云爲則近乎是矣無乃添

一罪案耶

與趙參議 暇書丁亥

伏惟臘寒體候介福科第固知早晚有此而五旬將至一朝乃伸公朝之喜士友之慶爲如何哉若胤錫私情尤倍於人蓋自考巖奉袂以來前後十年受知已深顧區區亾狀無以少報眷遇則父子兄弟祈願於平昔者實惟下執事今日之榮耳雖盛德所存宜若不屑其間而尊主而庇民衛道而匡世由此權輿尚亦未晚竊想羨上文席當爲之不寐也胤錫入直兩朔重有毒感一病二十日幾至危境又聞老親

經染未完春官趁坐之行雖出於僥勉親命而前月
晦間忽已蹉過永念九月勤教悚仄何言再昨入城
始得喜報昨日亟擬造賀紆回江郊至桂洞終違豈
下誠傾慕猶未免淺薄而狀耶方將調理數日待少
間起居如過十三日衰賤則當汲汲南首與渾全同
慶於執事自茲先走存略暴微懷三題并請斤正千
萬不備

與趙參議暇書 戊子

伏惟高秋江居體度味腴增福又聞將有楓嶽之游
令人不覺灑然恨無由執鞭前驅下而亦不暇奉餞

九竅塵埃此何狀哉惟當待歸稅一造得觀允翁詩
灑氣清流之遺耳胤錫再此入直病情可憫昨逢漢
上書重及座下有不置者益以清州三忠文字之作
既為座下勤托之難違而如將入編則又不可與彼
所製同行或言彼製猶可置之卷末使人知彼情狀
亦一道理因令胤錫轉稟此說於座下請座下與湖
儒商量而胤錫前書之云座下只許以面議矣以故
尚未有回報羨上遂致丈席之印問胤錫不敏固無
所逃罪而長者所以重座下一言之意斯可見矣幸
不惜下誨使得轉報如何噫目前一文字去取猶非

臣齊亮
細故况座下可否之際亦古所謂四方於子乎觀者
苟為不朕我師門何苦必欲有聞於餘論也天經地
義民彝之大者宜在所謹伏惟體認虛己之心與循
闢邪之道則世道所托為幸大矣向來要訣一冊果
蒙嘉惠乘閒諷誦所自警者實非一二又况親手題
目譬之琉壁歸將詆諸家庭豈獨傳示後昆而已

答李監司基敬書 丁丑

聖母賓天 因山已卜臣民之慟曷有其極此際惠
存曾是不圖數回披讀况朕真範矧審歸稅有日温
燭多馥區區馳昂尤非例下語也頃因此來士友得

聞座下中丞時抗章論禮鳳鳴雖離湖外百許年無
此事之矣乃座下一言增重羣聽咸聳誠有得於老
先生遺訓雖因此上觸 威譴亦何恨哉胤錫於此
非不欲尺書奉賀而既未知南下消息又坐於無復
沈今遷就徒抱耿耿且自前秋辭退以來汨沒奔走
中間雖嘗一造高門而亦無異虛還耳計茲數朔既
係家會時節而子史墳荒必有心眼俱適之所則胤
錫淺劣雖不足道期待之隆瞻望之深竊自謂不在
人後豈不前進以償夙昔之愿哉惟思親候麤安庶
幾得承尊誨今季令胤安否何居相望落落祇增戀

缺便且遽草草敬伏惟下察

答李監司甚敬書

客歲病伏青郊聞執事力辭東節至對李官而時方
出入人鬼旋復千里昇歸曾未得一造旅邸為世道
賀也歸未久又聞有西行執事於西宿研已多而灣
則一再至焉豈亦有所命於其間耶自念平昔未過
延恩門一步重以鄉僻怯寒幽蛰每想邊秋慘栗朔
吹顛扇執事公暇流覽將有感焉彼隔江山川姑亾
論第未知統軍亭下尚有壽星村否乎如可翼腋庶
幾日從容樽俎以備顧望之對而區區尺蹄亦無以

憑奉起居雖以弘度善恕未必不以自外為罪耳乃
今忽拜八月八日書伸紙疾讀頓覺光風汎衣矧茲
匱頭問遺政屬涼序非執事不遺之盛意即胤錫安
所得此顧亾狀幸忝於記有者殆以其嘗筵末席得
知好懿而親濟身恙加之慵惰開卷則茫狀觸事則
紛如荏苒三十餘歲終作何如人哉往往思惟不勝
惶愧而已狀執事辱施甚摯莫助之愛又烏敢無獻
也執事前日之辭固足以風厲士大夫廉耻而朝廷
已曲遂之矣若今日保障之重在分義雖未可遽辭
而泉上期望竊計不止爾爾苟執事歸卧梧臺卒惠

後生則受賜之大矣獨一胤錫已子保晚二字抑將有光於師門耳舊因張君景顯聞執事墳篋唱酬有陶庵門下完人語胤錫於此得聞久矣人有恆言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愚慮僭布得無過於率爾乎書出有月伏惟令體萬安季氏郎選想爲之一喜也自餘優忙不備更乞爲時加護以副瞻仰幸甚

與李監司基敬書

都中一拜忽忽半年伏惟茲者家舍靜養體候神右引領馳義不容已也頃於座下西邑之辭固仰盛旨之有存而至若嶠外竊謂不應再巽庶幾瞻望於行

慙矣顧念賤跡時方棲屑江郊無由詳撥去就之何居而南來以後乃始獲聞座下於彼不惟不赴浩沅以歸亦旣久焉君子所爲雖非胤錫之所敢識者而世道之補則已多矣不審將自此密藏閤章以副後生末學之顛望乎抑觀象玩占惟時義是視用今日之晦而爲異日之明乎胤錫歸省三數月矣積德在身姑未暇自奮若幸一日奉教於門屏則區區素願或可以少酬矣舊蒙呂氏講義之借惠近纔繙覽其於朱陸氏之致辨東西林之餘愷往往流連反復惜不令栗允二先生見之也未知座下以爲如何惟其

覽之未熟今不能還呈倘獲展期何幸如之今胤侍
學安否聞魁都會想為之一喜也千萬不備

與李監司基敬書

伏惟新正家會道腴令體候增福大哥聞得補試竊
想為之一喜區區獻賀殊不容名喻也頃日下復固
己仰認持謙之盛開蒙之勤而所還若干物竟未免
重違而奉領矣循省感愧當復如何若乃文象之不
佳殆是氣數使朕意者堅冰將至而此其履霜之初
歟政宜大君子深念處也第未知彼疏所辦云何豈
亦 明陵末年金海伯疏中餘論耶抑四賢峻議為

彼鉤引而並至於延及耶胤錫身既僻誓恨無由得
其詳也惟是羨上風波不到如胤錫嘗叨獲親者揆
諸私衷非不猶以為幸而其在長者意思必以是不
謂之幸矣蓋觀前夏疏且上而因諸生更諫默朕毀
藁遂自號默翁常語人云身不出則言不出此尤翁
所訓於黃江者吾固謹守之矣今雖號默而憤懣不
泄往往觸發於言語真俚所謂半啞耳每對胤錫談
及座下德學進退之義未始不以胤錫之得承尊誨
為喜而於座下五月十八日病不進一節尤以之歎
賞噫長者之致謹於淑慝如此則伊時之免謂非天

而何哉。福之來誠不可知矣。朕此所列實紀干瀆之誅而特荷傾倒。又不敢拘戒於非所問而言者。幸乞寬赦之也。千萬不備。

答李監司敬書

純陰既極一陽且復。伏惟門下氣體候茂。對介福向來先憂。今則驗矣。目下觀翫當亦尚寐而皓天仁閔。行無不復之理。未知近日或有新報可聞者。予胤錫不孝。亾狀已違嚴訓。其所依仰。惟我先師是爾。蓋崗陵無疆而梁木未壞。則斯世斯道或者受躋寧。明之盛豈獨一小子私幸而已。乃一朝倻倻失圖。使

並世同德。諸老長者相與憾嗟。歎惜而所謂江西慷慨之流。反爲之跳梁。增氣尤翁之緒。承泉門之輿衛。從今以往。不幸甚矣。珍瘁之痛。宜門下爾爾。則戮力扶持。任此時道南之責者。尚非門下而誰哉。此胤錫所以一倍仰止。重有望於餘誨。而不復敢以言不文爲拘者也。伏惟隨事鑒策。得令奉而周旋。如何如何。

與楊副率丈應秀書 乙酉

客久欽甫之還。得拜下答書。所以慰喻者甚寵。而至於經世年表之詢。尤非胤錫淺劣所敢當。朕亦不敢有孤於勤教也。竊嘗攷之。性理大全書所編一元消

長圖以爲唐堯始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二千一百五十七此卽巳會內三百五十七世也狀而甲子甲午各爲世首由是計之二千一百五十七世甲子正爲之首而世內無甲辰矣蓋甲辰係堯元年而移上一世則二千一百五十六世正有甲辰自是下推二十一年甲子方入二千一百五十七世故本圖云狀又下推一百二十年得夏禹八年甲子方入午會初故本圖附註元氏云狀以故胤錫嘗疑本圖二千一百五十七之七字或是六字之誤而猶未遽得以質言矣後參之他書如向來申東淮經世補編近日洪尚

書經世指掌其言並與本圖及元氏說無異只是七字終無作六字者乃知邵子所謂二千一百五十七世者非據堯元年甲辰所起亦據其二十一年甲子在堯年表爲第一甲子故耳凡此雖涉支蔓而卻是經世年表起算大根本狀則自甲辰至崇禎三甲申實計四千一百二十一年而就減巳會一百四十年餘三千九百八十一年是則甲申入午會以來數也依此扣算庶幾歷歷有序矣所示小籤之二恐是就巳會三百五十八世上起以課前說正差六十年不審所謂八十年屬巳會一段出自何書此雖不繫理

國齋集
數精濶處似亦不妨於改訂如何如何朱子與蔡西
山論琴律而曰大抵世間萬事其間義理精妙無窮
皆未易以一言斷其始終須看得玲瓏透脫不相妨
碍方是物格之驗也胤錫亦知斯言之有味而所見
麤陋本無足道今此所列必有沿謬而執迷者矣幸
乞回教焉

與楊副率丈應秀書 乙酉

向蒙經古年表詢問之勤實有所感略貢率爾淺見
而回教別紙又諄諄不倦只此一事雖未為理數原
頭而亦足以仰窺盛德之萬一矣茲輒更有申稟而

請質焉可乎蓋嘗聞之從古帝王年紀必就元年起
數而經世之法甲子甲午又必為世首是其所重在
於查首而查首之中甲子為尤重故邵子既以當日
天地之運七政之行推而上之因得堯二十一年甲
子為巳會三百五十七世之首又得禹八年甲子為
午會初一世之首若論堯元年甲辰則固屬於巳會
三百五十六世而甲辰非世首也必其自是下推二
十一年甲子方為世首而交入於三百五十七世矣
狀而甲子非元年也特於一代年紀中為始起甲子
耳即此查首之甲子謂之唐堯之始而著夫一代年

紀甲子之始起則未知有何不可乎竊詳別紙大意以本文已會不稱唐堯元年而只稱始字之故遂有癸巳堯生之十歲由是前後各十年之說卓識獨見明睿所照凡在初學敢不篤信雖朕試依此攷之舜九年甲子正當午會初一世為首如下教所云若朕則本文午會夏商周之前何不首標虞字而顧乃斷自夏以下屬之於此乎且如下教則甲申堯生之歲果是已會二百五十七世而年紀之數亦有據夫生歲者乎今以論異見之如何但於此處勘破則庶有歸一之時矣是說也自有經世之後如鳳洲之綱鑑

雲間之圖會以至前書所援補編指掌之類左右參互莫不與元氏說相契而不獨歷代總目之為狀也胤錫之愚何可捨古人可信之言而一朝另行孤論乎元氏說禹八年甲子初入午會者恐不得不以為準而第其下段不無疑誤故胤錫曾已不揣改定曰前至元元年甲子入午會第十運從天開甲子至泰定甲子得六萬八千三百四十一年此與堯二十一年甲子一節始終相貫而非二說也座下幸不終棄胤錫則僭乞於此留意而教之

答丁丈屋書

已

胤錫為客仁里日已久矣旅懷悄頽能不依依嗒爾
塊坐無誰語也不謂三昨之惠存實出於寂寥無聊
之際雖其忙中少叙未罄底蘊而區區者荷幸不翅
若空谷足音之喜而已也矧茲前夕申拜赫蹠之問
尤感偉狀之贈此在無似受賜固已大矣况復重之
以湖中士友文字七八幅亦承帶寄而勤摯之教又
在於許之以講論義理有若以年少愚蠢稍可與往
復書札而其於是非分揀亦以為實有一二言議之
可以賜庇而不至於讒讒之歸者狀胤錫讀之至此
誠卻立四顧而不知所以為辭也雖狀盛意所在既

不以下問而為耻而欲有以終教之也則胤錫雖頑
頓不敏亦何敢孤了也大抵泉塘兩家相持之論緣
繫地僻見謏雖未聞其說之詳而只此兩道跋文亦
可以徵其得失矣蓋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是則天之
所命而人物之所同得也是其本狀之體固無有不
善而亦無有同異之可言矣狀是理也不能懸空獨
立而必待形質之成狀後斯有掛搭安頓之處所謂
氣也者非所以成形者耶是氣流行既已成形則天
之所命之理於是乎亦隨而具於其中而不離乎這
箇裏面矣雖狀理無為氣有為氣之清也粹也正也

而理亦如之氣之濁也駁也偏也而理亦隨之故人
物之生也物得其濁者駁者偏者而為物人得其清
者粹者正者而為人是固人物之所以不同而其所
以如此者端由於氣發而理隨之一途矣理之或正
或否實由於氣之如何作用則是豈天命本狀之性
合下如是哉其亦以落在氣質上面而一隨其所得
之分數而狀也此乃氣質之性之說而至若犬牛人
不同之論抑有說焉人之生也得其氣之全體者斯
乃當行之理而人之中亦自有多少般樣或偏於仁
而專於測隱者得木氣之多也或偏於義而專於羞

惡者得金氣之多也餘各率是而有豈夫人猶狀況
物之得氣之不全而有所虧欠者乎鳥能飛而不能
走獸能走而不能飛以至於動植之異類也踉蹌之
異能也者蓋莫不因其所得之氣而各有所偏則其
性之寓於是氣上面者亦安得不隨而異而各全其
所稟也耶是故天之性與牛之性不同牛之性與犬
之性不同非天命本狀之性爾殊也其在於氣質之
中者不得不殊也斯乃萬物各具一太極之理而其
亦與五行各一其性之說殊塗而同歸矣雖以本章
緝注先儒之語考之誠未知其必不為氣質之性也

若以爲犬牛人之性之不同者果出於本狀之體而非氣質之謂則孟子何以有不同之論也且其開口輒說性善之云是特就天命本原上言之耳若以此章言之犬牛之性何可亦謂之善乎人之性固善而亦何可謂其不有氣質之偏乎胤錫於此決知其不以本狀之性爲說而以氣質之性夾雜言之也若就氣質之性加善反之功則其天命之性雖或被氣質之偏而容有不善時節亦可以復其善矣孟子之論性善雖是說出本狀而其於此章亦知其并行而不相悖矣尤翁之說雖未得見想應不以開口輒說性

善六字蔽盡七篇大旨而至於此章亦以爲專說性善而非說氣質也以此言之泉門所見亦不爲無據而南塘之力斥者似涉未安未知愚說果無差繆否也若栗沙尤三先生相承之緒則以愚滿劣何敢有議論之妄到而第以古人成法觀之勉齋之撰朱先生行狀也於其末端論濂洛閩建之統而兩程以下直說到朱子中間不言李先生何也誠以程子之道卽延平之道延平之道卽朱子之道也雖不說出延平而相傳統緒自可曉狀而無疑而延平之上承下傳之功固已默喻於不言之中矣勉齋之意何嘗低

看延平而不之載也若其狀也是乃佛氏之徒罵佛
喝祖之習也何以爲朱子嫡傳之弟子如延平之子
友直暨其諸孫非不多矣而當時亦未聞詆斥勉齋
以爲侵侮延平者古人忠厚之意何如也若吾沙溪
先生道德學問其於栗尤固無上下而其爲栗尤兩
先生過接關梁之功真是古所謂繼往而開來者也
何必說出於兩先生相承之間狀後始謂之尊仰沙
溪乎此則南塘之狀文不可以指爲罪目者第其上
項犬牛人之說有疑於愚意故敢於是縷縷狀此事
未易與俗人浮薄輩道也若非執事則必以胤錫爲

凌侮先賢如朱子所謂嚇走孔夫子者也幸垂崇炯
恕其狂僭仍爲昇炎勿掛外人眼目如何胤錫歸意
甚怙傲裝臨卽而雪意方豪寒聲正緊遠路行李殊
可慮也餘非尺楮可以乙乙不備

所

所

--	--	--	--	--	--	--	--	--	--

國府書



